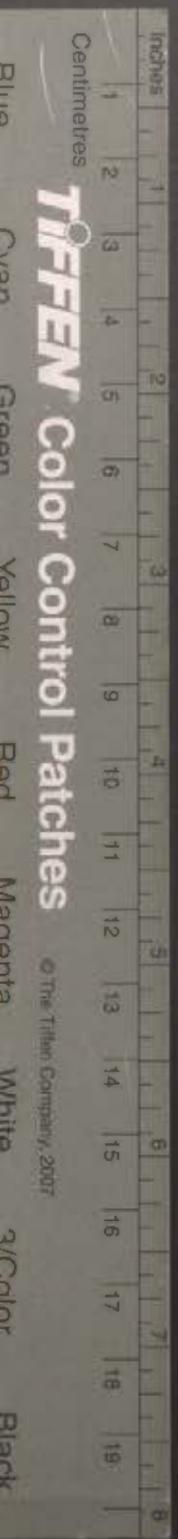




26.186
4041
:293



293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一目錄

方技一

劉公言

陳啟見

洪髯

王穉

高雲

湯宗舜

周文玉

黃攀龍

鄭元龍

柳敬亭

張漣

張本元

徐國麟

何萬年

柳爾煥

孫文

歐陽振

方尙節

鄭明暹

羅孫善

褚士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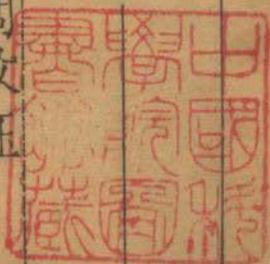
林元

林瀾

張培

甘鳳池

董道士



沈文淵杜有功

華摛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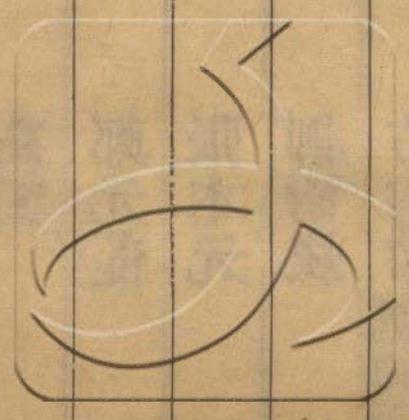
許德基子鵬

張經始

孫岱

朱世揚

華虞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方技一

劉公言

先生諱公言字德白姓劉氏父諱瑜世襲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先生其仲子也生有異徵少為文章空明駘蕩一洗程式熟爛之習及補諸生鍾尚書羽正方致政里居開文社以收郡中士先生稱高第弟子會日尚書必設酒相勞以文成遲速為授爵前後先生削橐最捷故常得先酌焉益都令某公父子掄元所謂以經義擅場名家者也嘗奇其文擢諸生冠迺數躡省門不見收輒謝去舉



國朝書畫類傳卷之四十一
子業專肆力於詩古文詞卽事觸緒矢口成篇世之輕材小生含
筆腐毫研精覃思者終不逮也汲古之餘旁及方術諸家而尤邃
於星命之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星辰推人壽夭貴賤不失毫
髮淄川韓君允嘉累困鎖院先生謂其一生科祿皆會於戌當於
是年得舉人以戌非鄉試期疑之迨順治三年山左再開省闈實
爲丙戌韓君果舉於鄉及戊戌始成進士其信而有徵皆此類也
晚年與先君論數學有合故好游安邱余八歲當就外塾先君卽
請爲童子師先生抗顏高坐頌禮詳明其立教也先揖讓後誦習
身示軌物未嘗以夏楚爲功教授之暇跋履行堂中吟諷不絕潛
聽之皆推敲未就之詩也會先君有事都門卽告歸亡何先君棄

代先生徒步來弔望門而哭不勝其慟時以爲有磨鏡之風己丑
冬余就試郡城先生已皤然篤老下簾賣卜余入其肆中雖寒窗
紙燈敗幃瓦枕錯處其閒而殘墨沾灑題詩滿牆猶然名士風流
也自推命數年七十當死但不至藥裏糾纏牀蓐淹頓差異世人
耳歲在辛卯年數適符老妻借春鄰家先生閉門獨坐及啟扉先
生死矣然則先生之術其亦神矣哉先生詩最富所著五行之書
亦數種鏤版行世者惟投老吟一卷斗數九辨一冊而已

張貞曰先生貌清古性嚴峻余聽讀時所授書必令其無少齟齬
乃已嘗記余誦魯論至足則吾能徵之句一字偶譌先生操齊音
以相訓瞪目顧視抵几疾呼迄今思之猶若自其口出也俛仰今

昔已餘四十年每過郡城徘徊其里巷不惟先生之家溘然向盡
卽宗族戚鄰亦漸就漸滅久之而知其姓字者或寡矣余於暇日
竊倣蘇東坡記張道士易簡葉石林傳樂君嘉之意摭拾其一二
軼事以識不忘因念當日者先君爲子擇師先生指授諄切胷中
皆作何想而余乃百年過半猶然昔人故論次之餘不無遺恨云

右傳張貞撰

陳啟見

陳啟見字文明祁陽人祖籍排山以醫起家順治時 王師征兩
粵貝勒某自衡陽得痢疾過祁屬縣令訪名醫令舉文明投劑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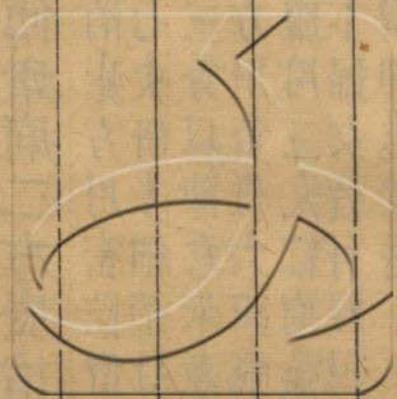
愈文明嘗遇異人傳瘧痢二方療治如神每歲治藥盈斗隨證施

予今後嗣猶承之治瘧方用密陀僧一塊炭火煨紅浸童便中凡

下六七分嬰兒二三以陳倉米煮稀粥調藥於瘧將發先半時
服之立愈○治痢方用黃丹六兩飛過曬乾黃蠟六兩煮和攪取
出爲丸梧子大每服用三丸紅痢薑湯下白痢甘草湯下紅白薑
甘草下禁口烏梅下婦女皆可服但不得自拈須男子手哺入口
其修合此藥宜於僻靜處焚香此方乃方書所不載本草所未及
息慮以五月五日製之更佳

陳氏傳之數十年百試百效亦異傳也

右傳李元度撰



洪髯

洪髯者青田人少喜詩書愛佳山水慕天台雁蕩之勝裏糧數往遊焉遇途次有一樹一石可觀者輒圖繪不忍去於是甌括所在名勝無不歷而甌括之嗜山水詩畫者亦無不與之納交念青田凍石最宜印章每見秦漢以來古印卽購美石師其意而爲之久之愈貪其樂四十年無倦容其所鑄章不啻千百皆爲好事者所攫奪以故索圖章者不他求而洪髯之名益著今夏余自中州訪兄於永嘉署中無事每詢青田凍章而莫得其要客曰有洪髯者如是人公與之遊則難得者可立致也因謀於兄敦請之願洪髯坐此累非一日聞遠人有物色之者意猶豫不欲發其子明鉉進

曰大人以是重於海內士大夫今茲之役甯自靳耶髯感悅乃戒行李扣永嘉署門曰我洪髯自青田來者門吏不敢難延之入茶次出舊凍二枚奉令公隨贈余赤珂夔龍鎮紙光怪離奇得未曾有余戲以四小詩酬之於時髯誦吾詩余握髯石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埽榻相畱經旬不去因問凍石之品類凡幾髯曰此山在青田城東南二十里山口地名圖書山皆林氏山也深入不十里至嶺溪坑石出處也其最美者曰官玗曰高玗曰老楓門曰新楓門皆鐙光凍也其色青黃其質光潤其意溫克正如有道君子鐙前視之明亮如晶而體本凝重使人不敢狎褻遠凍有冒其色者然底裏自敗終落魚目此四者不易得品亦在晶玉之上次者硬玗

祠前玗色獨青而亮少減若握手中經品題當在狂狷之列亦罕購之物也次挑水坑次小磨坑次大磨坑次松樹源頭次巖頭次龍舌次蝦蟇皆凍也而色辨形辨矣挑水色近硬玗而乏其光澤小磨色白大磨巖頭皆色綠松源多帶青黃龍舌強半皆白蝦蟇則雜色具陳矣此其槩也然皆從深山古洞中妄臆而得無意而有獲有心而無當比比然矣此外則豆青是已世所謂佛料杯料鑪瓶料龍章套章料海內腐儒豎子護封謹封古柬料取足於此亦有稍佳者凡四等一楓門青二挑水坑青三小磨坑青四紫檀楓門挑水色醇而質膩尙矣小磨色或可觀然少麤紫檀則花色斑駁實如其名亦有得之不忍釋手者吾不知其嗜好之何如矣

嗚呼數百年間開此風氣窮舟車之力流傳海內能使金銅廢而不用晶玉闇而無色亦異事也嘗計斲此山者日百餘人人百餘斤未見止息則獲利者成家守業者賴此不墜皆開風氣者之所貽也嗚呼吾髯垂垂白矣四十年精神心力半竭於此果何爲者哉吾之子鑒不與此實髯意也余默而識之懷其所遺而藏之復與言曰無爲也嵇康煨支遁馬林逋梅米芾石皆性之各具者也不失其爲傳人苟不嗜此而他有所好則精神心力亦當隨之而去及其至也又與印章乎何殊相與大笑酌酒而退時庚子十二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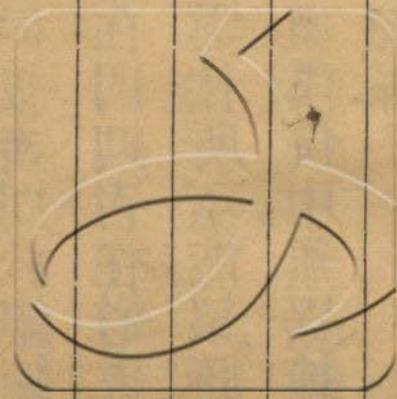
右傳韓程愈撰

王穉

王穉字東皋金陵人周侍郎亮工題其畫云古之得趣山水者多以筆墨自寄蓋幽清孤曠之蹟非世緣之所能勝故昔人作畫有登百尺樓猶輟其梯級者期於絕遠囂繁始能經營盡意而東皋精活人之術求者在門迎者在道炎蒸凍雪中濟人無甯轍而其用筆之妙有子久雲林所不能絜勝者始信胸有靜力正不以離事自全耳蓋從籃輿僕僕中無異掩關蕭寺之致此東皋所以別字輿庵者乎

賴古堂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高雲

琴山樵者姓高氏名雲逸上其字系出宋衛國武烈王瓊後先世自汴州扈蹕而南家越之山陰遂為山陰人其父始移居錢塘山陰有琴山乃更號琴山樵者不忘舊也高君少慕篆刻搜討古文奇字頓忘飢疲嘗以意製葵花繡盒堅如石赫蹠為質丹漆為緣文錦為衣方圓巧妙各聞貢使或累月不出必有新奇在懷袖間見者謹譟驚問何師高君笑曰吾何師吾夢師曠易吾耳離婁易吾目公輸易吾手凡吾所為了不自知自措紳縫掖以及游冶少年爭持金錢易其玩好高君閒雅甚都悉令將去偶坐花下吹洞簫音遏雲際他客效之輒不如客乘門請益高君指簫孔言曰此

中律呂累黍易淆乃吾自爲之君等舍本齊末安得佳閒暇無事
好寫花鳥人物一夕忽棄筆研取五色綃肖貌成形名曰擘畫顧
郎君笑曰吾十指天然筆也戲作太真春睡圖膚色如桃花隱隱
胸乳籠袖李三郎屏後窺之令人魂動色飛於是高士乞東籬圖
文人乞白驪圖或美人圖尼媪乞繡佛圖少婦乞弄璋圖武夫喜
圖羽獵當得意時挽弓弦如作霹靂聲文采陸離漢未嘗有嘗游
貴人園亭見靚妝婢低頭膝行草閒怪問故婢泣曰主婦墮金釵
覓不獲則予杖高君慰之曰卿無恐吾有釵勝若出袖中釵授婢
主人翁望見高君問姓氏則大喜是時高君善治骨釵膩如犀玉
不減擘畫名閨閣靡然從風一時貴家婦無高氏釵嗤爲不韻高

君旣以多技籍甚吳越間爭願交歡高君春日吹簫大隄上同游
者遙望樓上美人遠數里高君徐起呼童子持吾鏡付客客從鏡
中望美人或憑欄或撚花或並肩斜倚或穉子牽衣或女奴捧茶
而至相距丈餘眉目裳衣纖悉可數客猶以不聞聲爲憾高君曰
且至止請歸而再試薄技可乎入門主人方奏霓裳舞高君啟海
棠繡盒一鏡如錢照之則數十仙女蹁躑庭際不可端倪取鏡藏
之各匿其盒高君曰吾鏡易得吾盒不易得也復出一鏡與客客
俯視蛛絲如斗大忽見疊雪如山峯巒轟起撒鏡視之鹽黍許也
奇矣高君苦爲人所矚然又不能謝客晚年益專精篆刻鑿銅切
玉深悔少年雜作戲爲耳乃日益有名自言吾可傳者惟圖章更

國朝書目卷四十一
著印譜數卷行於世云

林璐曰宋文帝時謂天下五絕皆出錢塘徐熙醫術杜道鞠彈棋諸允弈棋范悅時褚欣遠模書然皆一人專一技高君藝且兼人雖小道亦足觀矣文人才子窮年著書名或不傳高君竟以藝成名嗚呼丈夫功業不建而欲以虛名市久遠古人木牛流馬皆藝也又何以傳哉

右傳林璐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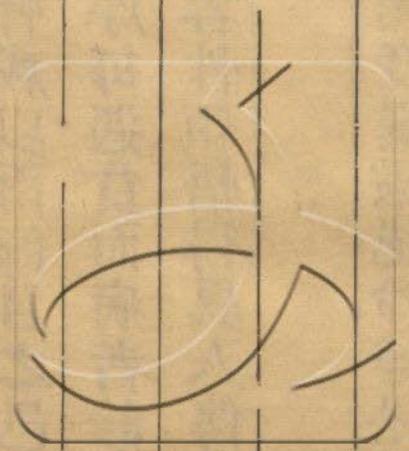
湯宗舜

周文玉

湯宗舜字新我鄞縣人得祈雨法康熙七年邑大旱知縣李率宗舜祈禱甘霖大沛三十五年衡郡數月不雨招宗舜建壇求之大雨連日郡人懽忭咸以雨師目之邑有周文玉字子瑛幼業儒父命習醫居心仁厚每遇貧而病者診之代市藥餌索方者盈於庭無德色亦無倦容性穎悟得異人傳授祈晴雨有應與湯宗舜齊名

右傳李元度撰

按邑令李公名朝事奉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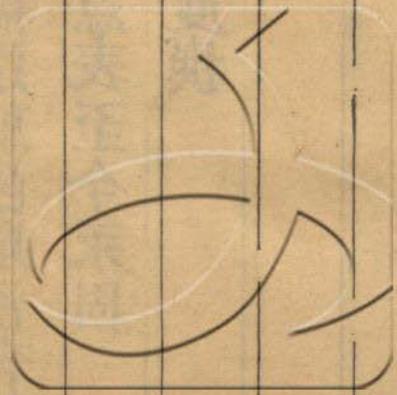


黃攀龍

黃攀龍桂東人精於攻木康熙初武昌黃鶴樓勢傾倚攀龍率整
如舊省費萬計人皆神之桂陽下濠有橋地峻水急植木為基不
旋踵毀延攀龍至橋遂就邑泉溪有田資灌上堰屢修輒壞攀龍
親鑿石架木出人意表至今永固

右傳李元度撰





鄭元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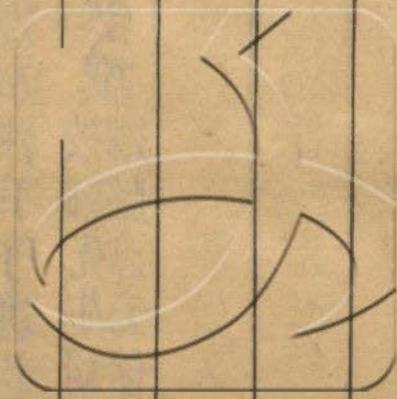
鄭翁雲從以醫名於湘楚者棄杖蠱者約帶羸者控拳由是輪蹠
爭門禮幣接席湖以南諸達官貴人皆以翁之至否自決其吉凶
居稍暇余造而問焉曰夫病固多端而翁四面以應之其有道乎
翁曰何爲其無道也天地之氣常有餘而人之氣常不足夫惟不
足故有餘者恆乘之而奪其舍以居於是而天地之有餘畱於人
身之中縱橫馳突羸工驚之以爲是人之有餘也有餘者不得不
損遂從而損之不能損天地之餘而恆損人之不足是猶盜者酬
於人之室而執撻其主人也吾惟厚恤其主人而治其客是以病
四至而余應之恆一也余曰天地之有餘乘於人者其狀何若翁

曰是所謂火也天地之餘氣四曰風曰寒曰暑曰溼入於人不足之中而鬱以蓬勃則皆化爲火火蒸而上則逆火結而下則塞唯火生人唯火殺人故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火灼之吾從而潤之火散之吾從而收之火迫之吾從而緩之夫其受灼受散受迫者皆不足也吾從而充之使不足者失其不足則火無所居於是仍歸之天地而人完其全人矣不然見其灼從而澆之見其散從而追之見其迫從而撲之不能攻天地之有餘而但攻其人使府藏而能言豈不涕泣而訴曰吾已受盜而奈何其擄掠我也此生殺之樞也余曰道止此乎翁曰應變之道不一而此其本本立而變以攻或澆或追或撲皆有時焉而不與生殺之樞相悖要

之未有失本而善其攻者也余既聞翁之言乃知翁之所以動輒效而眾歸之如母蓋有以也且因是而知有餘不足本末之說可以推之事可以推之道可以推之學豈有二哉翁名元龍雲從其字也始爲瀏陽人遷於湘有子亦世其術

右傳龍孔然撰

按鄭先生湖南通志載湘鄉縣志云係國朝人



柳敬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曠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泣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

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畱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喞噤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日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賢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甯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

軍引域於生爲故人甯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
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
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
次生拜訖索酒談調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
居數日左沈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
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
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
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
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馳封不能得其姓淚承睫不止生曰
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

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大鍼生舊識也與左郟而新
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
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甯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
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
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有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
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
莫得楛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
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
嘆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
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

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日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畱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扉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甯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甯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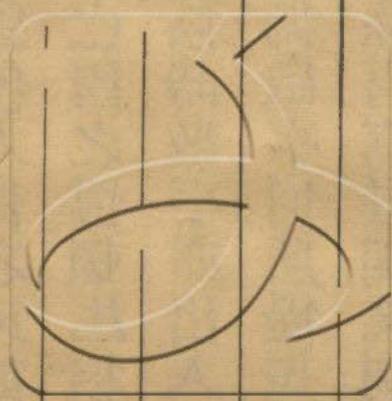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石傳吳偉業撰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其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爲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句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日子之說能使人驩哈嗔噤矣又期

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於搢紳閒華堂旅會閒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甯南南下皖帥欲結歡甯南致敬亭於某府甯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甯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甯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剝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甯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甯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甯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略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亭旣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以此諧之嗟乎甯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右傳黃宗義撰



張漣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為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致決城闈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鋼以鐵汁刑牲下拜劊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鉤巾棘履拾級數折偃僕入深洞捫壁投罅瞻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為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

之陟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
小坂陵阜陂陲版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閒
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
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
錯距躍泐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
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闔雕楹改爲青
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柏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
堯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
玄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
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
應者用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
稽好舉里巷諧媒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啁弄
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
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
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
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
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
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敲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
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
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歛

斲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爲此技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拗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眾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縋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旣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礮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畱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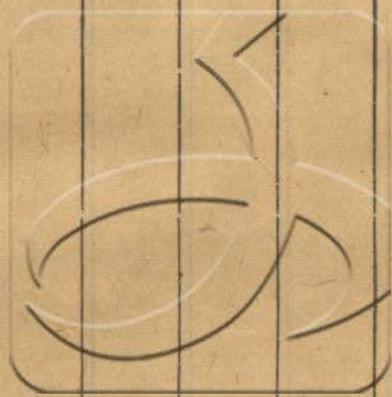
右傳吳偉業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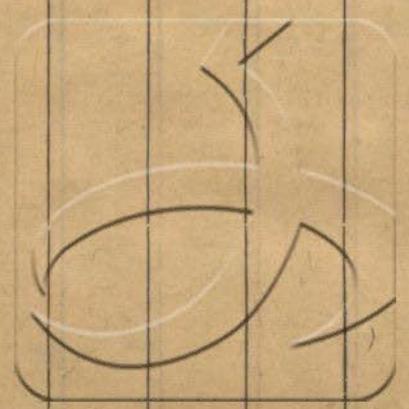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熟石玉輅基於椎輪卽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而爲塑土範金搏換元劉元欲造獄廟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以此知雕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師之名者不勝載而塑土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妙神逸筆墨之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爲塑者則自近日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某盡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澀向背獨不可通之爲疊石乎畫

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爲堆土乎今之爲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轟以高峯據盆盎之智以籠嶽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正不在遠於是爲平岡小坂陵阜陂隴然後錯之石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牙錯互泱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闔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平泉爲多事朱勔眞笨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

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荆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
雲林之蕭疏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
其性情每擲手之日亂石如林或臥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客脊
大礮小礮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
樹下某石可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
以此服其精漣爲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 新朝起
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爲李木匠梅村
故靳之以扇礮几贊曰有竅闕堂一笑漣不荅及演至買臣妻認
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家漣亦以扇礮几曰無竅滿堂爲之愕胎
梅村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圖皆出其手
其後東至於越北至於燕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

右傳黃宗義撰





張本元

臨邛人張本元者先世務耕不聞以醫傳忽自許能醫善針人莫知所授不敢試技無所效於是時人爲之諺曰僞大夫張本元會余戚張氏婦艱於產數日舉家惶怖不知所爲本元至命取婦褻衣一履一以箕加其上口吐針鍼之囑曰產時頂上有針孔須泥以飯張佯應之俄而生子視頂上果然急如囑張驚且喜始知其能先伯父楚錫公苦瘧疾請鍼之本元曰鍼其腓先伯父戲之曰吾病在首而子鍼其腓可乎本元亦戲之針甫半忽折徐試其踵呼曰出針躍然出達於梁又爲人治癆疾針其脊終身無恙自此名漸著聞者爭造其門所試輒效與之錢不辭不與亦不責報於

是時人復爲之諺曰神鍼張本元其針長或尺或數寸約計七十餘用則取諸口中言笑飲食率如常不覺也無子一女針法傳於女女死遂不傳

彭子曰莊周云技也而進於道其本元之謂歟世所傳針法多矣亡若元之奇者或曰當明之亂元嘗避兵山中有老猿授此技其信然歟惜也其不傳已

右雜說彭端淑撰

徐國麟

徐國麟字遂生別號旭窗居士先世自奉化之白巖徙居於鄞方頤廣額體貌豐偉年二十盡通經史百家之學身經喪亂艱苦備嘗時避兵母繆孺人年邁不任奔走遂生步負以逃倉卒遇賊賊義之曰孝子也不忍加害有田數十畝盡推以予兄國鳳其母甘旨之奉獨身任之撫弟國蛟友愛備至以繆孺人多病慨然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人生學問德業當求有益於親次卽求有濟於人豈僅兢兢於章句之末耶因取黃帝岐伯之書朝夕習之歷寒暑未少輟凡諸家之學皆窮源究委理其緒言而一生得力尤在張景岳之類經趙養葵之醫貫其爲人仁心斐篤以天地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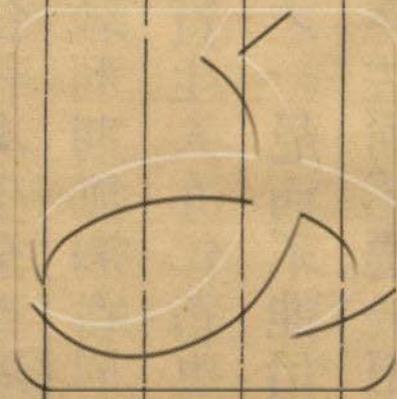
爲一體每晨初就診者屢滿戶外公輒披衣起延之視疾曲盡其
詳雖疾風暴雨如平時家人或阻之曰醫者治病甚於拯溺救焚
彼生死在呼吸豈能少有所待乎性磊落有鯁節不喜出入公府
當是非曲直無所迴避生平活人無數大江南北翕然慕之長於
詩酒遇風日晴美佳山水在目則銜杯琢句寄興遙深其於道德
仁義粹如也尤念醫學爲人命所關專心撰述以爲古方不可治
今病做陶節庵之意取張仲景傷寒方藥以己方代之察於脈理
能決生死於三年十年之外彷彿古人以大儒而兼擅醫學之長
者如朱丹溪孝友至性與之同博綜經史又同功存利濟以刀匕
起萬人之疾更同迢迢五百年桐江甬水天實生之以縮斯民之

命豈偶然哉公所著書有素問鈔註十二卷運氣便覽註八卷論
脈指南六卷傷寒典要二十四卷虛勞金鏡錄八卷翦紅真髓八
卷重定婦人規八卷古方八陣八卷重定新方八陣八卷類方選
雋十卷本草摘方六卷海外驗方四卷內科新法十卷外科別傳
三卷幼科慈筏四卷治痘心傳八卷育嗣宗印六卷眼學全書五
卷內經選要八卷歷代名醫選案三十卷旭窗居士知非集十六
卷凡爲書二十四種爲卷二百二十八總名曰軒岐學海千古醫
學之大成萃於此矣子文駒歲貢生操今古文選政名重京師次
文炳文炎俱積學有文譽長孫震昌英敏力學年七十四以疾卒
學者尊謚曰元修先生議謂立義行德思能辨眾曰元也好學近

智勤其世業曰修也

論曰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記曰堯仁如天舜德好生此聖帝之休風也不可及已慮民之昏墊也故平水土黎民阻飢斯教稼穡民不可逸居也乃敷五教教不可無以弼之也乃明五刑皆所以厚民生也此禹皋稷契之盛烈也若夫天札疵厲時時而有民之不能無疾病也神農嘗百草黃帝岐伯治經方此皆神聖之爲而補天地之有憾亦好生之心也尙書雖未載而其道與二帝及諸臣同其用同其仁故學者能乘時奮庸則以其道而左右天下之民儻道與時違則以其學而救濟斯民之生總之心皆仁心也術亦仁術也徐元修醇乎儒者也學禹皋稷契之學才禹皋稷契之才而心孔子欲立欲達之心擴仁者萬物一體之量有素矣元修又儒而醫者也因母病而習醫醫既良矣卽以之活人活之不已且著之書以教天下後世如是則生全者眾夫學至生人而仁行矣生全者眾則仁溥矣仁溥孰謂不與乘四載播百穀敷五教刑期無刑者同其功乎禹奠安人稷契教養人仁也皋陶刑人實生人亦仁者也元修活人皆仁也較之占畢小儒經生學究與之一邑而不能治付之連城而不能生養空言施濟而無補高談匡佐而不適於用者孰得孰失孰重孰輕也

右傳趙士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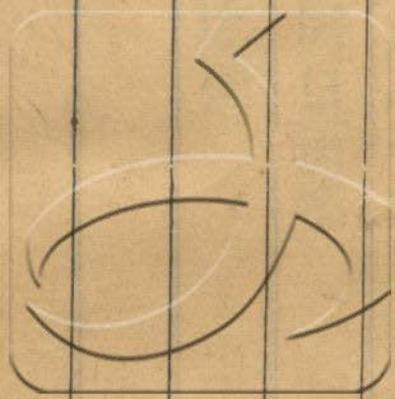


何萬年

生名萬年字永錫長洲人父願良善言命多中好酒浮湛里中自得也生讀父書尤精其學人來請者必以實告不妄譽人然喜儒常從諸生閒探取其生年月日時干支處其得第早晚以否當秋闈榜將發生竊自計平生所決之必雋者日造其門參消息到而闈然則益詫曰吾言必不謬即臥其家已而吉語聞則大喜狂叫謂何生何如也余少時輾轉中年尤甚星家多謂是老於諸生者壬子春余北行生獨過余日勉之此行必捷吾曩決子發科卯辰閒今以流年參之在今歲也其他率多驗然生嘗謂余吾恨不讀書然於星家言窮日夜研尋每進一年而知曩年之誤然亦不能

悉中卻後又安知今日言之非謬也又嘗語人吾決人科名亦只說得一半若不勤讀書安有俟命之理余益佳其言此與吾儒立命之學有相合者生既游搢紳士大夫閒然負氣不甯屈不當意輒拂衣去竟歲不入其門或遺以金錢屬其造請諸公者輒棄去如涕唾每入坐酒酣以往刺刺不休皆言命無雜語與人交尤有始終不背負余竊觀世之游貴人之門者囁嚅趨趨作翕翕熱陰梯媒以攫利一朝亡所求即散去如田竇之客者比比也不甯唯是士大夫居官亦往往如客有市道焉何獨罪客生市人耳顧有君子風亦可以風世且其言亦足爲讀書者激勸故余樂爲之傳無使其無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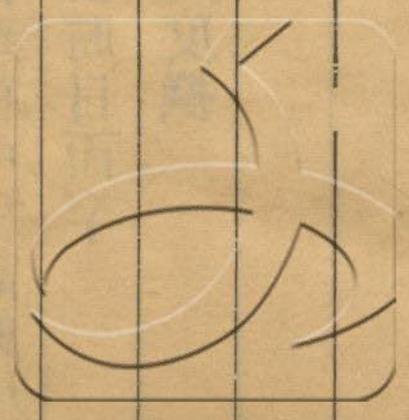
右傳韓焚撰



柳爾煥

柳爾煥字子旦湖南長沙縣人諸生性骯髒與人寡合精太乙奇門六壬之術言事多奇中吳逆犯長沙勢頗熾爾煥曰此浮雲過太虛爾安親王招致幕中旋辭歸川滇官軍有以重幣迓者皆不赴年七十餘預書時日而卒

右傳李元度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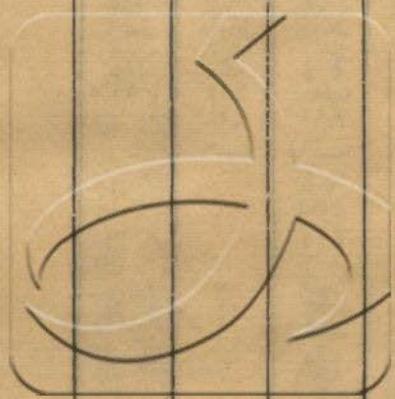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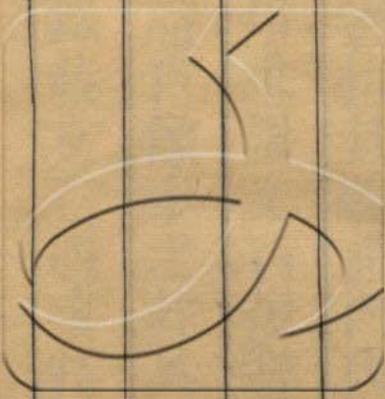
孫文

孫文石者名文號水月會稽諸生也棄家居武林之艮山門外植梅數本因名所居曰梅園好爲長短歌荅問者常娓娓不倦不則終日無一言人有所與不受年九十髮落而衣冠從古又亡其姓氏第云水月人以釋子稱之則文石笑曰我固牛馬任渠呼耳見者暱之未之奇也頃之瀋陽范中丞承謨開府浙東西其太夫人謂之曰汝祖昔遊吳越遇水月老人預言汝當撫茲土且相周旋此奇士也不可失中丞因物色知之屏騶從謁見禮甚恭文石自居前輩行不稍屈中丞爲築石徑於其門外曰百步堂刻石誌記由是人稍異之未幾西溪患虎中丞就問之文石曰山上大蟲任

人除患門內大蟲耳范問何謂不荅中丞晉閩浙督臨發言別文
石曰耳邊火發時當有主張也范亦不解訝之之閩中耿藩作逆
中丞不屈死好事者推其義謂門內虫閩也耳邊火耿也一時人
皆奇文石能前知爭求謁文石復避去不知所終自文石去後釋
氏居梅園曰水月庵肖像奉之葬其衣冠於居後
贊曰徐方虎聞見錄載文石遺事特據所撰述蓋釋子流翟灝云
非也彼據傳聞之詞耳余居去梅園近故老及見者猶能道之得
其實嗟乎當變故之際遠離家室使世不測其人異哉第沈淪其
身復詭遇於制府豈彼自負其才欲有所用其未發情不自抑聊
以自見也歟

右傳章陶撰





歐陽振

歐陽振字文奇衡山人性直樸擺脫塵俗嘗於南嶽遇一人著赤衣縛袴負巨石累嶽廟基異之與語頗洽因自號話仙善卜易占人休咎多奇中喜畫山水出入米黃之間年八十三燈下猶能作蠅頭楷巡撫范時綬見之諮以養生之訣振曰山人無他祕術但不作機械事耳時綬善之

右傳李元度撰

按范公康熙十六年任湖南巡撫

之固然謂予不信則卦書不可用也是為康熙戊午是歲也

天子開制科有刁公子者豪舉士也舊與白山為碩交方壯游時糜

白山金錢無算已乃別去闕焉不聞問者歷年會制科開公子念

白山厚意久不報自從其所屬相知有氣力者以白山名上遂登

辟書白山初不知也辟至乃嘆翁為神遠近好事者爭請得客舍

養之然翁非身力不以衣食自垂簾肆中約日可千錢許則下簾

而當春秋校試翁決多士利鈍巧發奇中則傾城士舉趨翁翁輟

洗吐哺以迎之夜或申旦不寐簾至累旬不得下嘗有徐氏子啟

翁占徐氏子族甥也既發占矣翁乃寸寸裂之期以旦日早臨得

為甥覆意之徐氏子旦日臨翁為覆意之則以卦錢擲地曰余老

矣死期將至耶何乃得此不驗語昨占至不祥於法當考下下余

疑非心齋故筮瀆不告特戒甥以夙興而故兆復見固有善文如

吾甥而得下下考者乎其鬼不神吾將安仗余殆將死也頃之案

發徐氏子果考下下自是名益大譟於人來占者更相覆奪至無

著手處則就占他所而付翁決之翁決之多非凡所見而如影應

響時為之語曰文石畫石卿卦千石萬石兩無價文石者汪氏名

漢以丹青馳譽公卿間亦吾邑人因舉以偶翁稱兩石云翁不善

作家亦自卦命薄不肖治生產業歲中所得手滿錢即緣手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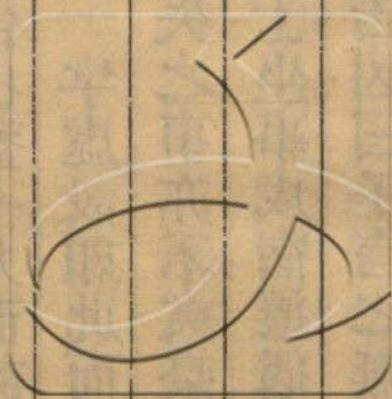
其歿也至不能名一錢方樸山曰翁在族中於余為曾王父行亦

頗言人祿命顧多不讐余墮地時翁謂暗合三奇當鼎貴而宿留

不偶乃若是初議昏吳氏翁以兩美必合賀而婦中道夭族子某
生翁推日辰驚與商文毅公昭合因怪且歎此積不善之家也安
得有是得母日辰舛耶先君子恕齋公笑曰此非卜筮能定也翁
卒後有鄭君明暹能以六壬占然時時失之去翁遠甚其所爲水
仙術則頗奇水仙者人來稽疑條舉件繫自書黃紙爲箋復自緘
訖明暹乃爲押緘上并書符火之潔明水一盂幕以布端坐口中
喃喃然頃之水上有字隱起叩無不荅者而多作韻語明暹誦之
授其人或旁人代錄之然水上字獨明暹見餘人不省也過後多
驗者憶雍正癸卯亡弟葑房銳意試三場卜之水水仙水仙書十三
字予之云兔且走龍亦飛七九之間數不違葑房得之則大喜謂

歲且卯兔也 上初改元故曰飛龍辰亦龍祥也而弟以丙辰生
脫兔不距飛龍在天千里當不留行矣然亡何而猝病竟不起以
八月十六日奄逝有解之者曰走且飛言不久居此也介七九之
間爲八以卒之月告也盍七九而計之其數十六則并以日告也
故曰數不違其無一字虛設如此而先是康熙辛卯在會城爲包
氏徐氏決科言中失之事亦不爽毫末以水仙語未悉故不書明
暹亦邑人幼爲道士坐事成宿遷遇道人授以相墓田法并水仙
術授之使占墓田吉凶曰子言之無文可以筆札代唇舌也其後
以肆眚歸里遂行其術里中方問仙時觀者如堵牆皆聽而虛其
後有爲之背者則斥之

右志方黎如撰



羅孫善

羅君崧庵名孫善杭之仁和人少業儒善屬文弱冠受知於郡守
嚴公絜庵拔置冠軍當是時孟津李公庚生視學兩浙公道昭明
遂補博士弟子員無何歷境坎坷家業中落會有因緣遂專志岐
黃爲時良醫云遡厥先世代有聞人高祖伴山公世居武林之半
塘紅被服儒素曾祖野亭公贈尚書郎有孝行載湯臨川黃貞父
兩先生集祖榮臺公多隱德歷任南部迎養曾大母於署及終扶
柩歸居宿柩旁三載乃舉殯一夕進帳房遇盜金者驚出託故不
究其寬厚若此父靜先公授五經儒士九齡失怙恃繼祖元父公
爲敘州太守無嗣愛而繼之靜先公爲人果敢執言明末里役難

充有賣富差貧之弊時合族產俱在繼祖戶內祖故值編審造冊
靜先公總其事同里不肖與族中人朋比爲奸富者多賄脫至填
役時缺額甚多貧者不能免富者亦不得除紛紛交訟殆無甯日
泊乎鼎革之後屆當糧務復聚訟崧庵陳於邑令張公照產定役
富者存貧者悉脫而前事冰釋矣儻所謂繼志而幹蠱者耶靜先
公以中年棄世孺人汪氏茹荼撫視以母道兼父道無如瑩瑩孤
弱外侮迭興或捏款陷害或駕詞攘產或偪寫契約或借命居奇
崧庵一一靜鎮而消弭之明崇禎十二三年間凶荒連歲斗米千
錢餓殍盈路處顛沛之際而復際此困阨苦可知也未幾傳王
師渡江先期奉母徙錢塘之石墩村賃屋而居屋多鬼祟聞羅子

至各散去其嚴氣正性足以懾之矣更遷沈屋值大兵臨省親
戚投避者踵相接咸納之雖向有小嫌者弗以介意也遇死喪特
爲理殯葬焉旣而山寇四起村中男婦朝入室夕野宿公負母挈
妻得免於難仍歸故里則四壁蕭然矣村有匪類以盜線在縲絏
中作字向公稱貸事露疑爲黨惡幾罹於法賴素行潔清得以昭
雪外父劉之以債負牽累也多方措置並無怨言又生事而死殯
之十餘年間流離顛躓事非一端其詳具載先生七十自敘中公
家計漸窘澹然有安貧樂道之志有攜之遠行者則曰親在未敢
許耳於是設帳授徒菽水承歡啣晤自得自得有金懋伯者延至家金
故世醫公母忽患病公夢醫至出迎冠九華鬢修長深衣寬袖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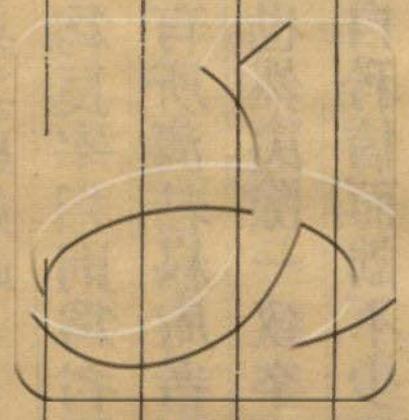
然而進用塵拂母面出藥一丸置母口異香散室語即愈乘雲而去夢中覺其不凡朝告母母曰是夜果清爽遂霍然矣或曰此天醫也館於醫何不習其術耶於是願學焉研求探討盡得金氏之傳此公習醫之始末因緣乎其後母孺人仙逝服闋將圖北上適海昌故交徐姓者招致臨溪遂寓焉自是醫道大行兩海石門之間雲集響應戶外之屨滿矣有星士云汝五十一難星頂度命將窮矣遂力行善事每日所進除日用外散之飢者罄困緡弗計至期果得危疾已而復甦枯坐踰年萬緣俱寂而家業亦稍替因再至臨溪以此身為餘生為湯水以濟行人具饘粥以供夫役見飛鳥龜鱗之屬解囊以縱之周貧乏掩暴骼樂此不倦也公若曰有

子有孫鄉里稱善人足矣公今年七十有六矍鑠哉尚善飯忽因吾弟干門而豫請誌於余曰孫善慮一旦溘然而行誼不表見於後也余惟公康彊壽考自利利人正未有艾而何出斯言無已則請為先生作傳而述其槩如此

以齋氏曰語云不為良宰相則為名醫豈不以其濟世同耶士苟存心利物於物必有所濟若崧庵者可謂得之矣迹其生平所歷迤邐患難何其悲也然夷險一致卒自振拔有足多者吾聞臨溪之人曰誦而伸不自矜信而誦不少抑非深知崧庵何能為此言哉

右傳楊雍建撰

國朝書局影印本



褚士寶

褚復生士寶以拳勇稱褚居西郭家素封自幼負膂力好技擊既長游學四方與畢民陽武君卿爲友遂精槍法橫矛飛赴旋轉如風名曰四平槍數百人莫能近福王南渡以兵部員外郎何剛薦授伏波營游擊未之官而南都破遂終老於家其技不輕授人得其傳者惟王聖蕃池天榮二人池又傳於浙江提督喬照同時邑有獨骨張擎者虎頸版肋力舉百鈞橫行市廛恆爲商旅患眾請褚除之褚曰試觀其技於是眾商設席延張褚亦赴焉酒再行褚挑以微語張自誇其勇酒酣起舞攘臂作格拉勢褚徐徐以箸點其胸曰子盍坐而言乎張遂坐終席默然褚亦無語頃之張辭去

國朝書目考卷之四十一
眾謂褚曰渠傲睨若此君何不交一手褚曰彼若稍遜猶可活惟以驕故今必死於途矣眾猶未信次日聞張死於亭橋徧體色青如靛乃其駭服蓋褚運神功中人要害處則於三時之頃傷卽入骨能致死耳今城西隅有褚家墳其子孫猶聚族居云

右墨餘錄毛祥麟撰

林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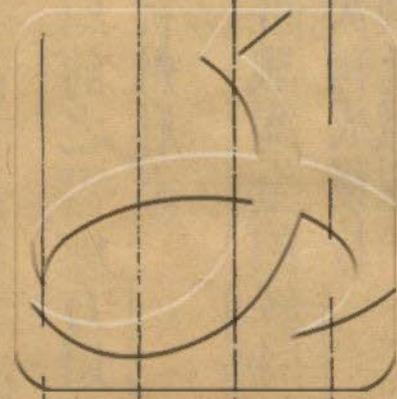
林元字蓮山號阮林海甯人父世俊官永昌府葬於黃鶴峯下元以墓近杭州遷家會城詩清深有理致拔奇於韓性通倪不問人生產事素難向所熟習非甚危急之證不冑妄詣人時俗工林列元所切究者皆唐以前之書處方量藥爲羣醫所側目兼工寫山水花鳥皆入逸品

杭州府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按林先生前有全文探入文藝十四茲得畫識應作補錄以分

類歧出依次刊成移易甚費用折謹此識誤



林瀾

子入史館作土司傳歎西南徼外哀牢金齒諸域要荒萬里第鞭
 箠之已足矣乃復版戶而長眾之曩時所為流官者今且堂堂選
 人試仕其地士君子讀書談義亦安所自恃會予請假歸而故人
 之子林生兆哲赴東曹選得雲南永昌軍民府通判則正值斯地
 時合餞國門微視林生將之官才無難色獨咨嗟謂家有嚴君惟
 是晨昏遠隔可用為慮而其既之官即以兼知新興事積逋六七
 萬林生受其尊人教不忍敲扑而前任之在繫者纍頸無所愬咸
 謂蠻地果難治其尊人儒者迂遠不足以利世用林生遵教且太
 過忽 恩赦自天下凡全滇七年逋負銀米蠲貸殆盡逋官之在

繫者皆得釋人因誦林生賢能邀 天子恩 天子神聖能使下
吏得自愛惠澤滂澍儒者雖迂闊未必不見利於世也越三年而
其尊人以疾卒於寢又一年林生歸葬涕泣請表墓嗚呼君諱瀾
字觀子杭州人先世自宋末由莆田來遷其始遷祖均仕元初爲
提領官居於杭州之大井巷三傳至榮當明洪武初贈官通議大
夫長子才次子文永樂中官監察御史又次森封太常正卿森生
章景泰改元舉神童召試授中書舍人天順閒遷儀制員外郎歷
山東布政使司左參議晉太常正卿與修憲宗實錄及大明一統
志續通鑑綱目諸書晉階一品榮祿大夫詔祖父如其官森生應
禧正德中授內閣中書舍人以忤瑾歸瑾敗起大理寺副歷尙寶
卿遷湖廣布政使司布政使晉順天府丞應禧生奇贈刑部員外
郎奇生梓嘉靖壬戌進士由刑部員外郎改延平府知府遷雲南
按察司副使整飭金騰等處晉階贊治尹崇禎十年請祀延平名
宦梓生逢春萬厯甲寅舉明經廷試受官則君曾祖也君世居大
井巷繼遷褚堂皆歷世仕宦暨祖長蔭父宗震承曾祖遺訓遷居
倉橋閉戶爭著書各以文章氣節見於時世每稱遜抗之後繼以
機雲而君復承之值鼎革之際旣以成童冠博士弟子員便棄去
徧讀諸藏書目兼行下搦筆爲文章瞬息千萬言同硯者辟易不
敢前君自薄小技每脫橐不一再視第與坐客談孤虛之學駁之
不勝退而盡發諸河東郭公南陽許氏之書討練有年忽大悟遂

肆繙演禽六壬奇門太乙遁甲及圖緯占候風角以逆刺諸物通
驗若神每日數雖小道能探精研微可以補造物不全之憾發生
民未見之隱所繫豈細若夫君平布算激貪勵俗亦在人爲之耳
名士有學何者不可以自見必以八比取富貴雖吾前人嘗爲之
顧吾非其人且夫人各有志也既而曰郎仲綴襲京氏易徒善天
步袁客師播星麻之策要皆失師傳不得所始夫始之者天也惟
齊姑臧侯爲神武所封得金韜飛候立象渾蓋諸術吾將用之以
探其本原而知其所始於是窮古今文文七十二家之說做璣衡
舊軌按其圖目分躔而別氣其言災祥能使書墨入版而言晷漏
則左右司晨司刻可以時應每於清夜子分登臺察雲氣占星辰

順逆以之辨風雨明晦燠暘遲速之節且用之以定一歲陰陽損
益之道其言多先見人或以西學難之荅曰使吾爲五官正者吾
能講太乙五紀八象三統諸麻以折取於中雖然吾甘與西學較
尺寸哉乃以杭俗好相地中外姻婭多藉口竹筴未定露樞室不
掩連年累歲君過而咨嗟覓海魚神經唐世所祕爲金匱玉柙回
元天機者搜討其論說登山臨水躬驗諸吉凶離合卽以五行生
剋二氣王衰推諸地道周親歸葬者多得效去於是葬者日以告
卽鄰人樞室皆爲之空乃復痛天札疵癘無由拯救曩者軒轅著
書上窮天紀下極地理中知人事其閒府藏陰陽經絡生死運會
升降皆可窮抽極繹發我神智漢張機云夫天有五行以運萬類

人稟五常以辟五府玄微莫徵變化不可擬自非才高識廣安能
剖析幽遐盡其理致哉第洞垣湔腕世無其人鍼石熨烙其法又
不授雖諸家內經探討極備而論議浩博考索難竟卽盧國難經
與皇甫士安甲乙諸著俱未能晰其指歸而得其要領惟元人滑
壽作素問鈔一書頗稱簡切顧靈樞真經實先素問而未得並著
於世以相爲表裏非闕事乎雖明末張氏彙作類經已嘗蒐入而
義例煩賾乃仍倣滑氏分類十二約文五百汰其冗而貫其錯合
靈樞素問爲一書名靈素合鈔自攝生以至運氣定十有五卷爲
醫學宗然而黃岐不作凡伯高雷公少俞仲文及長桑扁鵲公乘
太倉諸學皆別爲一途金石也而代以湯液耳目也而代以尺寸
辨府俞而釋草木周秦以後所可考按者獨東漢張機一人夫證
之難理莫如傷寒言理之可信則莫如張機之書今傷寒卒病諸
論俱在人間雖前後倒置篇帙錯雜其中三陽三陰以及太陽少
陽太陰少陰諸部皆有紕謬乃博按典籍自靈素而下凡元化中
藏稚川肘後北齊褚氏唐人孫思邈諸所著以至中朝聖方外彝
醫鑑合數千卷彼此相訂因採擇而論辨之以法次證以方次法
卽以說次方割塵析眇輯爲傷寒折衷一書取二十七篇證外合
二百五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共十二卷加類證八卷鏤版行世
世爭購其書以爲準的一時名流如卿子張氏亮宸沈氏子由盧
氏易園陳氏夔師潘氏輩皆互相發明以昌大其說而於是醫學

得大成焉先是兩書鏤版成凡數千葉爲估人所藏而不戒於火時漏已三下家人欲往救版者君曰吾殫精力費歲月以成是書爲利濟耳今鏤木甫竣而遽燬之是必有不足於利濟在也否則必勿燬詰旦估人來告曰居以內無不燼者而版乃獨免坊人有救他版者而誤出之也君爲人沈默而談理侃侃若河流之東注然故下物動以古爲期雖博極羣籍有叩必應未嘗以此誦坐客坐客雖不勝亦慰之去生平不二色不喜事家人產產日廢顧志意高遠襟期落落然門以外事悉屏絕不以聞與學人遊學人皆稱之爲菴庵先生晚年耽於內典及養生家言澹泊甯謐與釋氏相對具有見解嘗曰肢體弛則誦黃庭以振之意見起則諷楞嚴以消之其多學而達如此君著書等身所存者於詩文有滄門集自娛集秦川雜詠酉冬雜著壬戌新鈔於經學有學庸集說論孟彙解古今聖賢錄於史學有古今名臣經濟錄讀史寫琰錄於雜著有武林雜誌武林英賢志西湖逸志林氏家乘輿圖津要廣輿志考其於天文地理星厯諸學則有五星辨難火坑珠寶圖說點穴歌地理微旨天玉玉傳祕旨示掌厯較正元經餘編纂未就者不可勝紀康熙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卒距生天啟丁卯年六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以 覃恩敕封承德郎雲南永昌軍民府通判娶沈 封安人子六長卽兆哲判永昌者君之封是也次聖則見任雲南黑鹽井鹽課司提舉以他後降服次兆異太學生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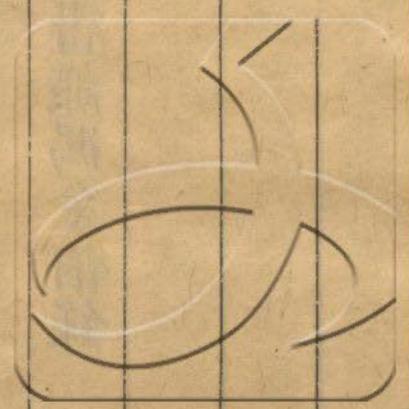
兆杰貢監生次兆琪次兆德孫五啟瑚啟璉皆監生啟璿啟琛啟
璵女三女孫七其所適所娶皆名族詳誌中乃表以辭其辭曰
古之鴻學以多藝名藝十得五而名已成至於百氏則匪所營彼
談天者下逮九瀛紛綸嚼嗜有如集蠅況當療物上嗣阿衡誰爲
爲之以著準繩君之先世代爲列卿乃獨高尚同魯兩生以博墳
索不止嘖嚶果能觀察得天地并上撫天隱下達地靈中洞人則
救災掖傾造化有憾而君不撓茂先景輅先後媿稱誰謂貞白不
足與京孝子筮仕能述文行墓門之碑千秋永貞

右墓表毛奇齡撰

張培

張培字抱一諸生有文譽中年無子以醫自顯善山水自號畫禪
疾革前取書畫古玩分贈良友罄囊中金散諸蘭若脩然而逝
湖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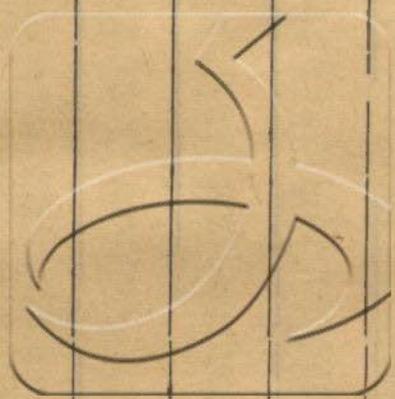
甘鳳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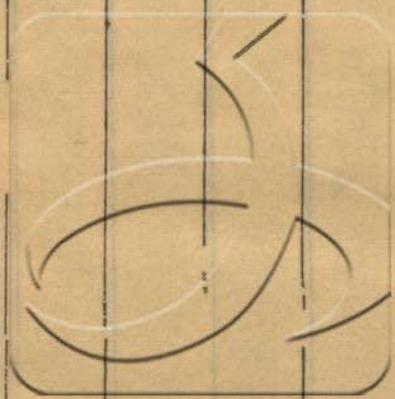
江甯甘鳳池少以勇聞康熙中客某王府力士張大義者慕甘名
 自濟南來見王飲酒酣請與甘弁甘辭王固命之大義起甘亦起
 大義方欲擊甘視之如丈二神人懼而止謂甘曰始見子眇小丈
 夫耳繼乃大若是耶不與子弁請易以脛甘曰諾大義身長八尺
 餘脛力强大以鐵裹拇齧躍蛟騰若風雨之驟至左右皆為甘危
 甘卻立倚柱俟其來承以手張大呼仆地血流滿鞞解視拇盡嵌
 鐵中矣即墨馬玉麟長軀大腹雖良馬騎行二十里必易及以帛
 約身則頓小緣牆升木捷於飛猱客揚州巨賈某家甘後至居其
 上馬不平與角技終日無勝負甘退曰此勁敵非張大義比既而

思曰得閒矣然不忍眾辱之當令會意明日又角數蹈其瑕玉麟怒直前欲擒甘甘駢指以卻玉麟仆地眾大笑玉麟慚而遁甘嘗語人曰吾力不逾中人所以能勝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又曰我所能者玉麟皆能故不可驟勝然彼用功深而未熟故卒勝之又善導引之術同里譚氏家巨富少子年十九病瘵醫不效甘爲卜靜室室牖戶夜與合背而坐凡四十九日病瘵譚德之以千金報甘手能破堅握鉛錫輒化爲水或立臥鼾息如雷十數人推挽莫能動性和易雖婦孺皆與狎見者不知爲賁育也年八十餘終於家

論曰甘氏世多勇士於漢則君況於吳則興伯類能乘時建功著名史冊偉矣鳳池材力不減前人而生當太平未得一官以自效終老鄉閭其名曰就湮沒豈非命哉

右小傳王友亮撰





董道士

董道士不知何許人康熙閒來江甯居信府河之土地廟與人語或莊或誕羣目爲顛一日手木魚入市狂走口喃喃作誦經狀羣小兒環以譁曰道士又顛矣曰毋慮我此地將焚亟爲禳解耳居人怒曰顛漢欲放火共告縣官寘諸獄不數日其地果災始得釋人以此競異之某家有狐崇招董至以紙燭照室四隅崇遂絕見人病雖甚危掇塊拾草與食皆立愈富貴貧賤爭邀致之無難色其弗往者必不起矣龍江關抽分郎中疽發於背晝夜呼號羣醫束手董往視曰易耳令袒伏索熨斗熾炭舉置創上家人駭絕而病者寂然俄熟睡董竟去郎中醒曰不知渠以何物置吾背涼爽

沁心所苦頓失視其創已結痂追謝以金帛不受漢口李道士亦
顛者忽徧告人曰江甯董道士今日死矣有賈於楚者歸問之果
以是日死始驚爲仙也

右小傳王友亮撰



沈文淵

杜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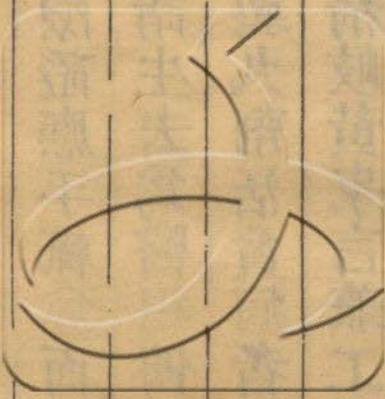
華摘藻

許至

張經始

沈文淵字繹明無錫人少多病習醫以自治繼遂能活人邑大疫
當事徵之所投卽起性最慈祥凡鰥寡及婢僕乳媪延之立往曰
此輩求醫最難不可緩也同邑杜有功字昇侯諸生父元美善醫
有功得其傳雖奇險證應手輒愈而不責報貧人尤德之呼曰醫
仙華摘藻字麗涵諸生去爲醫得傳於雲間李中梓遂世其業許
至字芳墅工醫恆製丸劑活貧病者不責其報喜爲詩篆刻亦精
詣張經始字民沾精岐黃家言兼工文翰溫雅有士風士大夫皆
敬禮之

右傳秦瀛撰



許德基 子鵬 鵬 孫岱 柯懷祖 朱世揚 華虞薰

許德基字承垣無錫人擅嬰兒科祖重熙父世煜明天啟間官太醫德基心和厚遠近神其術二子鵬鵬繼其業時許之嬰兒尤之治喉朱之接骨皆邑中所推專家及鵬子岱名益振且以敦睦稱於士林同邑柯懷祖字德修工醫嘗入都名譟公卿間其言不知天地人不可與言醫輯理虛元鑑等書行世稍後有朱世揚字淇瞻善岐黃術所著有誠求集其同里華虞薰學於世揚亦名於時

右傳秦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二目錄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二目錄

方技二

吳允誠

解易

盧之頤

劉祿

吳彥國

李希喬

宋道人

鄒興鑑 黃悟真

陳典

梁九

馮行貞

劉觀宏 丁方斌

劉瑣

許昭 王鶚翔 徐涵

湯如浩 子有銘 孫朝尹

程駿

薛雪

葉桂

閔德裕

邵一庵

醫勺

范培園

范西屏 徐璇

沈永年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卷四百八十二 方技二 目錄

一

吳環照

李觀正

聶繼模

易三

薛崑

劉詵迪

伍纂

王岫筠 徐道耽

吳省曾

彭逢年 劉之餘

宋欽人

吳欽人

李欽人

吳欽人

吳欽人

吳欽人

吳欽人

吳欽人

吳欽人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方技二

吳允誠

吳君允誠儒而以醫名今大甲丞商邱公雅重君扁其廬曰君子醫而君又欲得余一言以張之乃為說曰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有德者通謂之君子宋儒蓋嘗云爾今夫醫之為道其理甚深其視疾有切脈望色聽聲表形之微其治有湯液醴灑鏡石橋引毒熨之方其得失係人之生死而其人君子有小

使己無旦夕功而不冒以人命試君子也小人則不然滅裂古法矜智徇臆苟一時之效貽終身之患而不恤其尤者未疾也藥之而疾焉疾未甚也藥之而甚焉而因而乘之以邀利諺云學醫人費儻謂若輩耶余觀昔之爲國者莫急於辨君子小人君子用則寬大和平與世休養以無事其時卽有水旱兵革世未大治也而必不至於亂小人用則好事喜功用一切苛碎刻覈措克之術而任之以鷹鷂之夫施之庸有小效而及其敗也勢如潰癰決壅而喪亡隨之閒覽宋史熙甯之初天下無病也王安石新法行而病始生繼之呂惠卿章蔡之徒興利開邊黨禍大獄相尋而病乃百出雖有元祐諸君子不能救也卒釀成靖康之禍宋幾以亡顧愚以謂宋之亂安石諸人釀之而亂而不遽亡猶得延南渡一百五十餘年之國脈者蓋元祐諸君子不爲無功嗚呼士大夫多君子則國治安醫多君子則疾可已人可活君子所係重矣哉吳君謹厚長者與人無貴賤必以誠試其藥皆精良多驗人翕然信之予夙有肺病氣逆上壅而爲喘遇秋輒作作則馮几危坐瞪目攢肩撼膺呀吸累晝夜不能就枕少間輒復作冬至乃已今年君治之護其元氣補以葢芾屏去疏快耗削之齊而疾漸減未涉冬而愈所爲治其本不急其標也其謂之君子醫也固宜唐時有宋清者長安藥市人也居善藥疾病疔瘍者皆樂就清雖不持錢來必與善藥人謂清類有道者語在柳子厚所爲傳夫清市人耳得子厚

傳之而名至今不朽余文雖不逮子厚顧如吳君詎能已於言耶
君名某允誠其字世為吳門人

右君子醫說邵長蘅撰

按宋公康熙三十一年任江蘇巡撫

解易

解翁者邑之馬鞍墩人工畫真好事者延致其家輒相對竟日清
談亦喜飲少飲輒醉醉則蒙頭臥或繞屋行吟積數日忽大呼趣
縑素頃刻立就出縣之或掩半面其人親知相識過者即能指其
名也翁之言曰吾每見寫真者必盛冠服張拱莊坐畫者舐筆和
墨傍睨而髣髴焉其索之愈工去之愈遠吾則不然接之聲欬以
觀其形投之喜怒嬉戲以觀其神得之矣然不敢耗氣嘗也吾倚
如槁梧植如樛株非譽巧拙不以搖其樞神凝形釋與彼為一然
後縱吾筆而從之以天合天故其神全宜畫者之莫吾若也又曰
吾於此有大惑焉夫像以傳人之妍媸文章以傳人之賢不肖一

也像失真則妍媸溷矣文章失真則賢不肖易方矣然吾見能文章家好高下馮心道諛襲譎揚之入青雲抑之沈黃壚甚者虎冒充蹻跖冒夷惠考其爵位名號則是覈其行實則非求如吾像之不失真者蓋什一焉夫像而失真於人無損也然以示其子孫則艷然怒賢不肖易方世道方有大憂而以示其子孫則適然安且沾沾然喜舉世蹈之而不此之怪噫可感也邵子聞之瞿然曰翁言類有激者因書之以爲傳翁名易字仲長嘗自言解學士縉後性樸率不喜與貴顯人遊故名不出里閭年六十餘卒無子

右小傳邵長蘅撰

盧之頤

盧之頤字子繇生明熹宗時號晉公又自稱蘆中人父復字不遠精醫理從遊者眾聘王紹隆於家講論內經誓願買田以膳學徒使醫道大明於世著有病種芷園臆草諸書祖惠字心齋艱於得孫願以一周星課華嚴滿十二部鑿香前卽時時見一童子相旣滿子繇生焉自絕乳後不露一隙慧光羣兒戲獨不能戲羣兒誦獨不能誦口若膠生耳若鑿塞形若木偶眾以爲癡九歲時依父禪坐見一身世俱空之境隨詣闍谷禪師以三語令參能舉心爲對弱冠忽處方藥有合人亦稍稍許之王紹隆召聽內經素問不得其旨聾啞如故後講張仲景傷寒忽大出辨駁以困其師明年

卽攝師講席著金匱要略摸象未成父促之成既成火之曰十年
 後方許汝著書於是奇穎之聲漸起試命參預筆削大有闡發悉
 取所著畀之而於本草終不相入艱苦殊甚會父復著綱目博議
 有椒菊雙美之疑不能決得之頤私評而決因令面判七藥皆有
 至理病亟趨令之頤成之歷十八年而本草乘雅始出中冠以先
 人字者卽博議也中分覈參衍斷四則遭亂後書籍零散參覈二
 種稍補其殘缺衍斷倍多不能追憶遂名非雅半偈凡十二卷今
 已行世父歿後述先人之志成摩索金匱九卷右目偏盲摩索者
 言暗中得之也繼摩索而作者有傷寒金匱疏鈔醫難析疑遐引
 曲譬幾三十餘萬言難扁鵲華陀曲王叔和駁成無己自孫思
 邈以下無譏以引靈素之熱病以言卒病則謬指七情六氣房勞
 刀杖爲內外三因則謬以形層皮膚肌胸腹胃限病者期日則謬
 以化氣爲本以經脈爲標則謬縱橫奧衍精以理解悟以禪機旋
 入閩歸理舊業積三十餘年而後成碩學如張天生名彥如陳允
 倩皆從問業自言於王紹隆得金匱之心傳於陳先得薛案之私
 染而李不夜嚴忍公則文章道誼之宗模也幼耽禪學於聞谷憨
 山二大師得其南車於離言和尚得其點醒雲澗施笠澤古婁潘
 方孺邵陽甯比玉不遠而來起予不少左右采獲卒能名家有子
 曰舜餘杭嚴武順與盧氏爲至交復卒託孤一言一動必關白而
 後行稍不當輒訶督譙讓改乃已人兩難之

舊史曰陳曾毅傳論之頤云歲丙戌監國者在山陰之頤杖策往
謁大爲所親信授職方郎事敗跳身歸鄉里閒與舊相識者往來
門庭雜沓蹤跡不測性又簡傲雖以醫術起家輕忽同黨好自矜
貴出入乘軒車盛儻從廣座中伸眉抵掌論議無所忌識者謂必
中奇禍頃之兩目皆盲眈眈成廢人不出戶庭而曩所交遊皆斷
絕詫歎一室竟以憤懣卒此殆天之所以保全之也

右傳杭世駿撰

劉祿

吳夔倫學士言康熙中有劉孝廉名祿河南人善風角占卜

仁皇召直蒙養齋欲授以官孝廉屢辭隨 上北征糧餉乏濟

上命孝廉卜之曰不出三日定至果如其言又從幸灤陽一日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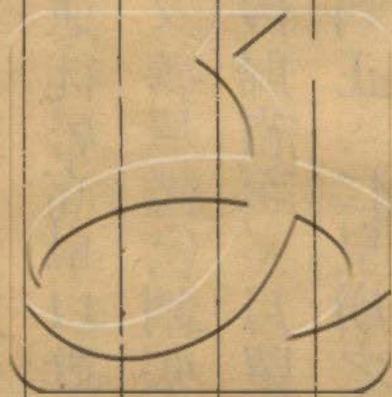
踰至宮門請 上速徙居高阜以避水尾時方晴霽夜間山水漲

發果衝沒 行宮又善風鑑嘗謂張文和公史文靖公皆異日太

平宰相壬寅冬乞假歸省至冬月望日忽命家人制纒服向北哭

之竟日及 哀詔到正 仁皇崩之後二日後孝廉卒於家

右錄宗室昭榘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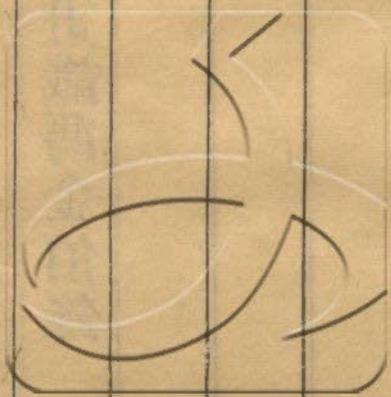
吳彥國

吳彥國字長文徽州人善畫山水尤精堪輿之學故其足蹟半天
下名山勝景莫不入其阿堵中况披閱宋元墨蹟更多既豐於胸
又富於目落筆靈妙布置得宜名重當時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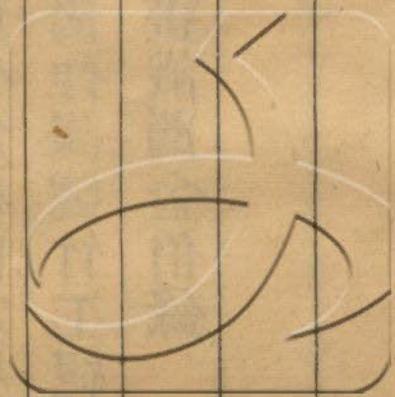


李希喬

石鹿山人名希喬字遷于姓李氏世爲徽之歙人以善書客四方從余遊十年其人貌愿樸然沈靜多藝能嘗畫石竹摹勒人物工篆刻雙鉤法帖又斲竹爲臂閣及界尺鏤刻燦然如寫生捫之無毫髮跡雖近世濮陽仲謙號竹工絕技不是過也

施愚山文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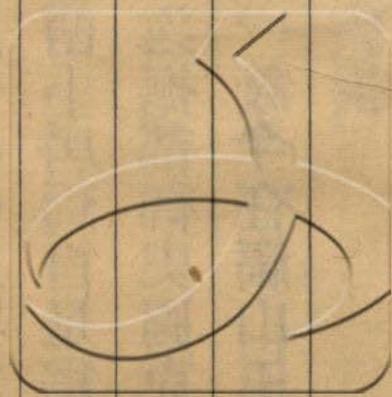


宋道人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日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出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眾議鬻其溢者得百金已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於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人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庵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畱執樵採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

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留侍不行
僧顧曰子謹愿柰鈍根何視壁上畫古丈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
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日日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
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
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畱宋居守則虎狼蹏跡交錯於庵
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
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
晷飢甚輒躡蹤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
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
更無蹊徑倏聞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
已晦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
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畱宿啖以麥粥味爽睡覺則身臥
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庵中道逢婦人并汲
而絡其背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
過其家飲食之因畱卜居焉自是爲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愈
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
學不受亦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尙書第年七十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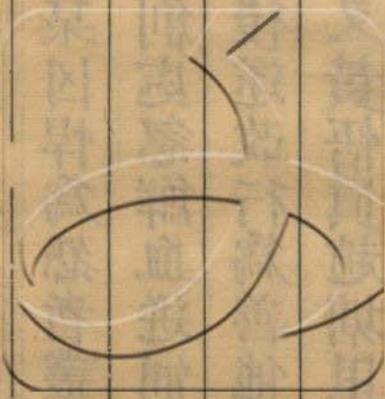
右傳王士禎撰



鄒興鑑 黃悟真

鄒興鑑少隨父客甯鄉潭灣從某習拳勇十餘人莫敢近某授之符術凡刀傷跌損筋骨斷折喫符水揉輒奇效歸里後劉某自高樹墜下氣垂絕稍扶動骨碎察察有聲興鑑如其法移時其人遽能立不數日愈張某凶悍爲怨者叢毆幾斃診之曰內血已泛逾刻死矣亟喫水施創處忽鮮血迸涌旋吐紫黑血數升睡片時呼飲曰予死復甦矣後遂改行爲善他活人無算不居功不受謝孫曾乞傳笑而不荅又黃悟真趙塘里道士康熙時亢旱太守某飭令禱雨設壇校場三日遣徒白太守詣壇迎雨時天無雲守疑其妄乃伸兩拳左掣電右轟雷守驚出大雨隨降旣霑足以禮遣之

右傳李元度撰



陳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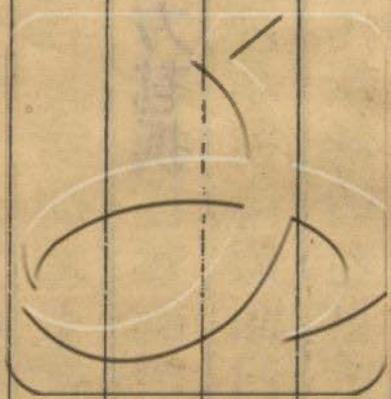
陳君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樂仕
 宦少好方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卽自慶不
 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余游京師僕
 某邁疫君命市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
 雨注遂愈余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羶
 家無溷區汗溲彌溝衢而城河久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
 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憊忿蓄而爲
 厲疫冰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
 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余嘗造君見諸勢

家敦迫之使麋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卻之退而嘻曰
 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為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慢
 語相訾警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余得交於君因大
 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余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君家
 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
 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
 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為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
 醫院檄取為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
 出也余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
 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為我德乙亥余復至京師君
 柩果殯遺命必得余文以葬余應之而未暇以為又踰年客淮南
 始為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
 月某日妻某氏子某銘曰

義從古迹戾世隱於方尙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
 異

右墓誌銘方苞撰





梁九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 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匠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 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獻於尚書所以寸準尺以尺準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室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厯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願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予因歎夫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矧道德文章之大者乎柳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殆類是歟乃

爲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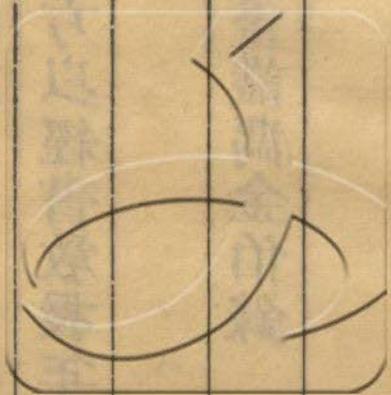
右傳王士禎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馮行貞

馮仲子服之名行貞常熟人父班兄行賢皆以詩文著名君長於
弓馬詩畫其餘事也當滇逆叛時曾佐某將軍幕府出師有功去
之又爲客報讎槍法爲海內第一後僑居婁門村落與余爲鄰比
庚辰年重遇皋橋方以經書教授年七十餘卒 李果詠歸亭感舊
詩序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劉觀宏 丁方斌

劉觀宏衡陽人懷濟人之志究心醫術康熙四十九年郡城病疫知縣張延相設局西湖寺施藥以觀宏董其事觀宏盡心診視全活萬計又丁方斌武陵人嘗從高人采藥隴蜀耿毫閒久之乃歸居神仙觀遇人危證應手而愈雖富貴家不受謝一醉徑去杖頭常挂藥囊酒瓢求醫者卽以刀圭與之

右傳李元度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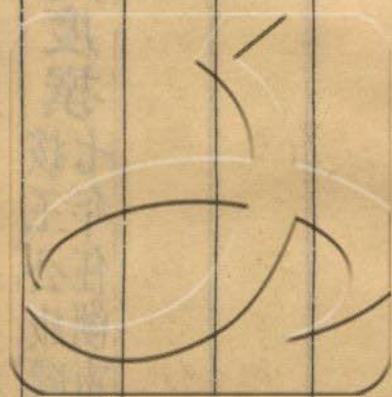
劉瑣字斐章衡陽人畫法宋元凡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皆生氣盎
 然嘗以西洋法為巡撫王之樞作牙籤萬軸圖其籤隆起之樞時
 以手捫之年七十居山中有塵外想一日與友人訣無疾而逝
 右傳李元度撰按王公康熙五十七年任湖南巡撫

劉瑣

劉瑣字斐章衡陽人畫法宋元凡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皆生氣盎
 然嘗以西洋法為巡撫王之樞作牙籤萬軸圖其籤隆起之樞時
 以手捫之年七十居山中有塵外想一日與友人訣無疾而逝

右傳李元度撰

按王公康熙五十七年任湖南巡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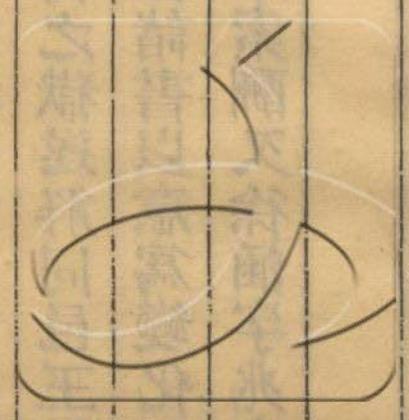
許昭 王鶚翔 徐涵

許昭字來茲無錫人多讀書能詩以稟弱習醫治病不責酬尤急
窶人子必與善藥性忼直不少挫一勢家輿役死先數日與富室
某角口以此牽連申報有司昭嘗與診息知以病死比對簿或餌
以利不顧直前白之獄遂解同邑王鶚翔字心一國子生少習醫
貫串於靈素難經諸書以意爲變化而不泥於古所投無不效貧
者資以藥餌而不索酬又徐涵字兆京爲瘍醫甚危險莫能治者
涵立起之

右傳秦瀛撰

右傳龔華塋撰

湯如浩



湯如浩湖南沅州人少讀書精於岐黃縣令丁育果贈額曰蘇井
流芳年至八十有六邑令高崧贈額曰壽己壽人子有銘習父業
學博張九鍵贈額曰杏林廣濟年至七十有四孫朝尹克承祖父
業縣令陳步蟾性慈惠知其三代良醫詳充醫學罔罔無痕斃者

湯如浩 子有銘 孫朝尹

右傳龔華塋撰 按于公宿州貢生雍正二年任麻陽知縣

程駿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疏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肖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顰蹙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嘒嘒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甯翁隨至建甯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
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右傳劉大櫟撰

辭雪

生白學詩於葉橫山宗法特正尤精岐黃活人甚夥世稱名醫與
葉天士齊名丙辰鴻博生白曾與薦舉今鮮有知爲詩人者蓋以
醫掩耳贈汪山樵有曾共金門獻賦時而今兩鬢各成絲之句其
明證也

右江蘇詩事阮元撰

吾友薛子一瓢遊於橫山葉先生之門自少已工於詩既長託於
醫得食以養其二人後母氏年既高昕夕侍養有司欲薦之出不
應而工六法解繪事

歸愚文鈔

吳門薛徵君雪字生白詩出葉已畦書做東坡居士其寫墨蘭亦

精妙嘗見其自題絕句云不須憑客問如何穠亦無聊淡不多若
道幽芳堪鑒賞比來空谷有誰過我自濡毫寫楚辭如何人喚作
蘭枝風晴雨露君看徧一筆何嘗似畫師逢場爭說所南翁向後
人文半已空不是故將花葉滅怕多筆墨惱春風所著有埽葉莊
詩彙

墨林韻語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葉桂

君名桂字天士號香岳先世自歙遷吳諸生隆山公會祖也祖紫
帆有孝行通醫理至君考陽生而精其術范少參長倩無子晚得
伏庵太史生無穀道嘯不止延醫視之皆束手陽生翁至曰是在
膜裏須金刀割之割之而穀道果開太史既長爲紫帆翁作傳以
報焉君少從師受經書暮歸陽生翁授以岐黃學年十四翁棄養
君乃從翁門人朱君某專學爲醫朱君卽舉翁平日所教教之君
聞言卽徹其蘊見出朱君上因有聞於時君察脈望色聽聲寫形
言病之所在如見五藏癥結治方不執成見嘗云劑之寒溫視疾
之涼熱自劉河閒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

溫養習用參附丹溪劫陰虛火動之論又偏於寒涼嗣是宗丹溪者多寒涼宗東垣者多溫養近之醫者茫無定識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劑而無有成見蓋病有見證有變證有轉證必灼見其初終轉變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治藥實以人試藥也持論如是以是名著朝野卽下至販夫豎子遠至鄰省外服無不知有葉天士先生由其實至而名歸也居家敦倫紀內行脩備交朋忠信人以事就商爲剖析成敗利鈍如決疾然洞中窾會以患難相告者傾橐拯之無所顧藉君又不止以醫擅名者歿年八十配潘孺人子二奕章龍章奕章亦善醫以君名掩孫二人曰堂曰堅曾孫三人習儒業食君之德高

大家聲將於是在

論曰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陳承祚作華陀傳因之後戴九靈宋景濂倣其體作名醫傳君不欲以醫自名并不欲以醫傳後臨歿誠其子曰醫可爲而不可爲必天資敏悟又讀萬卷書而後可借術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爲刀刃也吾死子孫慎無輕言醫嗚呼可謂達且仁矣

右傳沈德潛撰

葉天士能醫致富性好嬉戲巔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然往輒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余幼游吳門聞人道其軼事葉嘗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與人負以渡水葉謂曰

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尚可活與人弗信去至期瘍生於頭
昇至葉門求治予金遣之曰不能過明日酉時也已而果然木瀆
富賈兒病痘閉念非葉莫能救然去城遠度不甯來聞其好鬪蟋
蟀乃購蟋蟀數十盆賄葉所厚者誘以來因出兒求治葉初不視
所厚者謂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漆大桌
十餘裸兒臥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即易如是殆徧至五鼓痘皆
怒發得不死外孫甫一齡痘不出抱歸求治葉難之女憤甚以頭
撞曰父素謂痘無死證今外孫獨不得活耶請與俱死持剪刀欲
自刺葉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置空屋中自出與博徒戲女欲
視兒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泣欲死至夜半
歸啟視兒痘出粒粒如珠蓋空屋多蚊賴其嚙膚以發也鄰婦難
產他醫業立方矣其夫持問葉爲加梧葉一片產立下後有效之
者葉笑曰吾前用梧葉以值立秋故耳今何益其因時制宜不拘
古法多此類雖老於醫者莫能測也相傳葉年十二至十八凡更
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即往執弟子禮甚恭既得其術輒棄去
故能集眾美以成名雖其聰慧過人然學之心苦而力勤亦非人
所能幾及矣

右小傳王友亮撰

二百年來名醫以葉天士爲第一臨證指南一書中有精要之語
然係門人輩綴緝而成非先生手定學醫者必先明於靈素及仲

景諸書乃有定見若初學而讀臨證指南吾恐其不善讀而致誤事也同時徐靈胎亦以醫名於時著有醫學源流論蘭臺軌範傷寒類方難經釋諸書學識俱深然不及葉先生之變化他如江西喻嘉言極高明矣不及葉先生之篤實福建陳修園有卓識矣不及葉先生之小心至若張景岳於醫道未免粗浮其書功不補過而時醫多宗之無怪乎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者之多也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閔德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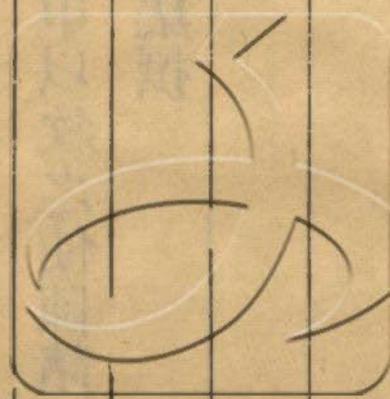
廣濟閔貞以乾隆丁酉走京師都人士嘖嘖稱其能畫余一日於座次見之迂緩若邵瓜疇傲岸若崔道母落拓若張大風顧恤乎若有思世乎若有求者知不徒以畫也怪而問之貞乃泣然曰諒哉貞豈以畫遊哉貞蓋嘗營先人之兆幾十年於茲封也防也樹也桓也貞庶盡心焉耳矣不得古之立言者之文以文之懼貽先人之痼滋小子之戚也敢以請余嘉其志爰不辭而為之敘曰閔氏出自宿先賢之後其從支蕃於江西居南昌青石橋之東邨號東閔者貞家所尊祖也其可書別者曰用昇生六子長曰舜邦舜邦生玉奎玉奎生觀德觀德生曰偉曰偉生廷柏廷柏生時應時

應生蔭會字云涯遷廣濟者自君始配王氏生貞考諱德裕字瑞玉一字崑岡崑岡君生六閱月卽喪考妣有執友三人曰沈君意曰周之美曰程在謀相與鞠護之崑岡君既長知讀書程君妻以女且授之產崑岡君與程孺人居泊然視世一切無所好喜讀書敦行以終其身旁通堪輿術嘗衣短後之衣戴茅蒲之笠躡芒織之履徧走山川原隰相其陰陽察其泉脈而準以龍砂八六之說其合者歸而圖其形識其區以俟求者不待指畫口授而可按籍索也所著有堪輿一貫釋義四十卷流傳走南北宗其說者多比之楊筠松賴太素云乾隆辛酉歲君夫婦亦相繼沒時貞年才十有二歲君臨卒手書以囑貞曰必葬我兩人武穴東莊西北之原

及期啟窆泉溢家人難之貞奉命不敢違汲泉出周坎下而封焉明旦泉氣漸遠其兆而吉壤見眾始詫其術之神也君生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六日歿於乾隆辛酉四月八日年五十有八程孺人生於康熙辛未九月十四日歿於乾隆辛酉正月二日年五十有一貞旣喪考妣瑩瑩孤露哀慕之忱無所寄託慨然思學畫畫成肖人之形無不似者乃思圖其父母閉關覃精若將見之而下筆輒失其狀翻然曰人之面豈無有仿佛吾父母者耶乃橐筆走市上陰相人有顏似者肖其顏庭似者肖其庭頤似者輔似者肖其頤且輔欣然曰道在是歸而湊成之則絕不類其父若母懊恨幾絕投筆棄去積十餘年一旦逅老人於道周睨之神情儼如也木

立諦視神爲之傾老人怪問之不顧歸索筆札頃刻而就熟視狂
叫曰父今在矣其圖母影也有鄰家媪初不甚似會邁疾數月始
愈膚理瘦削鬢髮益蒼竟類貞母貞見而驚曰母初不似吾母也
何今之肖也憶兒時曾搏泥戲母旁泥濺起被母面母怒訶之貞
驚投母懷爲母拭面上泥母之眉目宛然在貞心也見鄰母今日
在貞目矣乃更圖母相如生圖成於乾隆乙未親故見者相謂曰
何幸復覩尊嚴慈形神色澤何肖之酷耶蒼頭僕媪望拜欲獻曰
是吾先主人頃從何處歸也且更爲小幅饋食之圖貞進食父母
旁子尙忠執尊尙志執壺妻桂妾羅侍焉若忘乎幽明生死之隔
者貞之志可謂篤矣僕嘗讀明葛旣贈孔承禮序稱承禮有神術
能召仙追模人先世亡形旣早喪親承禮爲設壇發牒寫之七日
而竣見者驚愕今貞以精誠專一之至躬執其業而圖之執途之
人以求之遲日月以待之僕雖不識崑岡君知其必肖無疑也豈
必待攝亡魂於冥漠煩孺染於仙靈哉觀於此則其盡心於墓之
石也宜矣余故爲申以敘之使陳諸墓

右墓碣余集撰



邵一庵

邵一庵毘陵人治形家言性篤實不忍以地誑人道吉凶無譎與
蒼如上人善遊孟河必主之有以百金延一庵者卜穴主人曰吉
一庵曰不吉或曰厚利也姑順之乃庵戚然曰奈何重百金之利
而輕五世之澤乎天下有三無恥世每以神明事之謀館如鼠得
館如虎鄙主人而薄弟子者塾師之無恥也賣藥如仙用藥如顛
賊人命而諉天數者醫師之無恥也覓地如瞽談地如舞矜異傳
而謗同道者地師之無恥也其誤人也易而其自罰也速天之所
弗宥也雖其誤無心然逞無本之學以恣無心之毒有心則可以
悔而不爲無心則終於爲而不悔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乃小人

之尤者耳奈何重百金之利而輕五世之澤乎一庵謂蒼如曰祖塔有水盍遷之既遷一庵推以遁甲歲壬子土木大舉是年果建北樓陳星野題曰梧月明年復建祖堂廢室皆整乾隆辛酉十月之望荆振翔鼓琴梧月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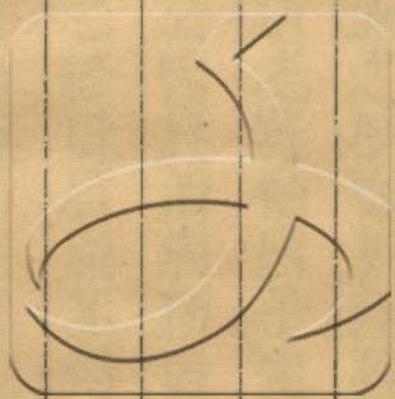
右記史震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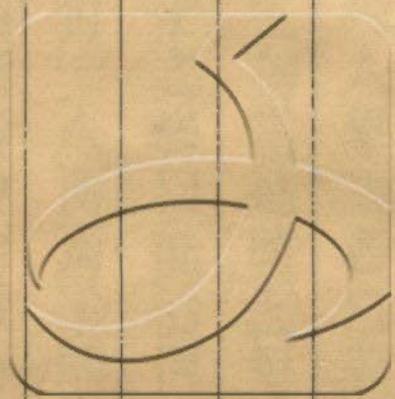
醫句

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為余言李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昧欲死徧訪名醫治之內府太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逡巡而退公子於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絕良久甦復出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兒者不知其姓名以豢蛇為業聞之至曰我能活之聞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然速白公子李公聞之大喜延入謂曰若果愈吾兒吾分家之半以與若乞兒大蛇劍負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口中謾罵諸醫者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絕則又出若輩何能為請見公子初乞兒家多錢財居室衣服飲食輿馬之屬甚侈麗

賓客出其門下者鬪雞走狗畢集侍妾僕從娼優歌舞縱酒馳騁
弋獵無虛日未幾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醫不可得京師有白雲
觀正月十九日舉國人畢集名曰燕九冀遇神仙或曰仙往往雜
儔人中賣藥或類乞匄當是時乞兒父亦往果遇匄者持大蛇貌
甚偉心異之間以子之病曰能治因請之許諾既至曰命而子速
呼其妻來屏左右有一人畱而子即不治乃置大蛇於地命乞兒
妻曰無懼其持此納諸袴中兩骹蹲地鑿袴孔以出握蛇首定視
蛇首與肉管相對蛇以氣吸之則消不移時果如其言蛇則紅絲
百道僵臥死乞兒竟愈乞兒既見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
公大喜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

右筆記蔣衡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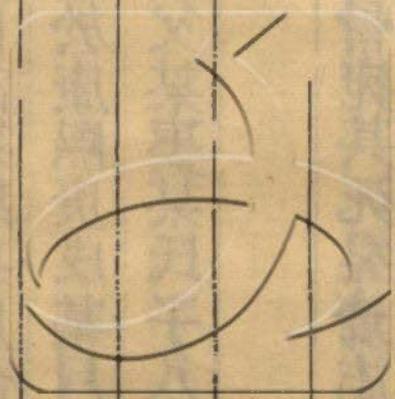
范培園

城南老友范君培園精於岐黃之學其所造蓋高鼓峯之流也其人之仗義好古亦高鼓峯之流也培園九歲喪父十有四歲喪母零丁孤苦家無一壠之植顧於殯葬大事能要於誠信雖成人有弗逮識者以爲有道之器補國子生工於所業可以進取於功名之路而以貧故隱於醫其治病巧發奇中自當路及薦紳士大夫以至下戶無不延之終日肩輿不得少憩猶苦未徧然培園甯先下戶而謝豪門或終日無所得弗以爲恨以是雖負盛名而其家一貧如洗里中耆宿與培園同甲子者前翰林蓼厓蔣先生陳丈南皋前磁州牧萬君西郭皆與培園厚歲在己未予爲蓼厓先生

稱七十慶約同人集紫清觀下看荷時西郭已逝培園游山左南
皋在昌國蓼厓先生於席中睠懷齊年正屈指興存歿之感忽有
一舟自塘外過遙睇之則培園之歸棹也予急呼之畱與共飲培
園忘其自遠道來者畱連竟日其諸子聞之駱驛而至培園麾之
使去其雅懷若此宗人有爲兩淮運使及鄆陵令者培園貽之書
但以祖祠祭田爲言不及其私培園嘗過予歎曰以子之才蕉萃
菰蘆中惜予之力不足以振之子曰子自謀之不暇而皇皇爲子
謀宜乎其貧不可療也培園爲之軒渠每賦詩必與予商榷頻年
神力漸衰吟詠少減去秋出其東鄰陳氏夜飲作云愛客陳郎累
投轄畏寒范叔早添裘中唐人風調也今春社後予與南皋冒雨
訪之值其郊行未還諸子治具畱客以待飲罷而培園歸爲之狂
喜是夕止宿和予詩云龐公夫婦忘機甚有教嵇生題字歸蓋實
錄也相約叢桂旣開當謀再敘而培園死矣培園病前一日猶爲
予婦視疾及病篤口語期期其所念者則予婦之病也嗚呼其亦
可感也夫培園生於康熙庚戌某月日卒於乾隆癸亥五月二十
一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八人女一葬於葉鄉之某陽其
銘曰

善人之資俠士之骨宛其死矣齋志勃菟故人有銘千秋不沒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范西屏 徐璇

有清弈國手曰范西屏吾浙海甯人父某以好弈破其家弈卒不
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
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閒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勅敵
角西屏以爲笑娛海內惟施定庵一人並相亞也然施斂眉沈思
或日昃未下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哈臺駟去嘗見其相
對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
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於弈可謂聖矣爲人介樸弈以外
雖詭以千金不發一語遇窶人子顯者面不換色有所蓄半以施
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後接精髹器者盧玩之精

竹器者李竹友皆醜粹如西屏然後歎藝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
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技以
事上者抑又何也西屏贅於江甯無子以某月日卒葬某有桃花
泉弈譜傳世銘曰
雖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猶以
棋鳴松風丁丁

右墓誌銘袁枚撰

徐璇

余嘗銘弈國手范西屏之墓矣今又得一人於吳江黎里曰徐君
星標名璇生有心計以羸廢書性獨好弈父培雲故國手也四方

弈者爭來相角星標衣文葆梳雙丫髻啞啞然旁立諦視竟日不
去亦不言父奇之微哂而已居亡何有西江棋客來值培雲外出
乃抱星標膝上戲曰若能代而翁與我弈乎應聲曰唯客憐其幼
問讓子若干星標踞而請曰兒主人也客遠來願讓客先客笑而
從之甫數著覺有異勢不能休攢眉苦思裁下一子星標隨手支
應卽往階下拋壻嬉戲客懼損名佯作便旋狀遁去當是時星標
年裁十有一其布局審勢雖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敵人堅
壁高壘萬無破法星標強投數子於閒處若惹人姍笑者俄而近
聯遠映若火生積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內應伏甲四起觀者
且驚且喜且叫絕而卒莫測其所以然古稱人能數徧天星則盡

知棋勢星標其庶乎余按六朝人主好弈有圍棋大小中正之官
有以弈得太守者使星標生其間當如何榮寵而竟沒沒然抱技
以終然則天下事有遇有不遇類皆如弈耶嗚呼悽矣星標有子
達源能詩能書偏不能棋星標亦不教也銘曰

天之所相其生不偶以故馱驥生七日而超其母吁嗟徐君世罕
有能向弈秋借其手坐隱一枰消永晝天年終時六十九我爲之
銘葬高阜棋之藝一日不絕君之名一日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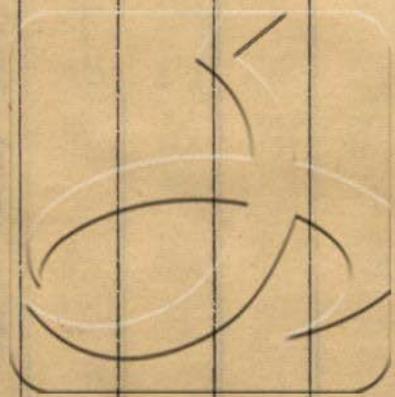
右墓誌銘袁枚撰

沈永年

沈永年字青原號息非華亭人善山水得元人意精醫學侍
廷太醫院使倚重之旋歸里年六十七無疾跌坐而逝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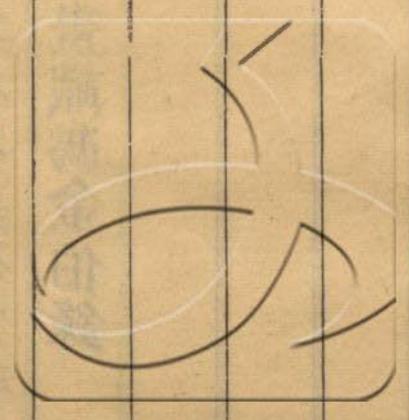
吳環照

釋永徹字環照俗姓吳幼出家於精嚴寺之清隱房參香嚴老人於普明遇一異僧祕授金針能開一二十年瞽目性恬澹兼善蘭竹士大夫雅重之其徒孫聽竹亦善畫且能世其業

嘉興府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李觀正

李觀正字端友自號雲壑山人湘潭人子幹字歸巖有詩名有半截松歌盛傳於時

耆舊傳山人博雅工書嗜酒醉即作字頃刻百幅不輕予人頗好神仙鬼怪之術所言多奇中為怨家所訐羈長沙獄中久之得解其卒也或見之衡山道中以為口解云

攸志流寓傳端友敦履樸素所與游皆質直開卷必求古人心志性情下逮名物象數得確義乃已攸人爭相延款或流連朔旬主

客未嘗交語

汝懷按字為端友名當作正他本作景作昱字偶異耳相傳先生通術數謝觀察濟世嘗訪之相對竟日

無語嘗謂其子姓城西煙柳隄人戶若滿便當他徙道光中人已滿或述此言以為慮至咸豐四年粵賊入城傷人近千逃徙一

國朝書牘類存卷之二
空矣少時曾見先生正書自作天馬賦入幅近昭潭法帖中刻有
真草數種所傳文字如是而已至沅湘集所稱被許入獄一事向
未之聞集載其獄中口號示乞書者詩云龍蛇滿幅醉揮毫十日
長沙酒價高莫待先生歸去也先生門戶固於牢其學問胸次槩
可想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聶繼模

聶繼模字樂山湖南衡山人其學以讀書錄居業錄爲宗以實用
爲主期於濟人利物事祖父繼祖母繼母皆極孝謹兼善醫樂爲
貧人治病給以藥不取直縣獄囚病例喚醫診治諸醫多厭苦之
謝弗往役喚繼模繼模往藥之囚愈時子燾已成進士令聞而謝
將笞役繼模曰無庸性所樂也如是者十餘年嘗攜子燾兩入都
乾隆十三年自京師同赴陝西鎮安知縣任遊覽山川採詢風俗
利病悉以訓燾居月餘歸時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作誠子書一篇
貽之凡三千言真切誠摯老於吏事者不及也燾遵其教以治績
聞巡撫陳宏謀見其書爲序而梓之頒示百城爲治譜至今言吏

治者皆採錄焉又明年壽八十壽遣丁持百金歸為壽繼模以原

封返之命修鎮安山路且云我健尚能復來也他若修學宮建義

塾立社倉皆在鎮安時所指示者壽一一遵行之年逾九十祭祀

猶必躬親拜跪不假扶掖將近百齡卒孫曾疊躋科甲官侍從為

邑右族蓋祖澤所貽云誠子書爾在官不宜數問家事道遠鴻稀

縣事簡責輕最足鈍人志氣須時時將此心提醒激發無事尋出

有事有事終歸無事今服官年餘民情悉熟正好興利除害若因

地方福小上司或存寬恕偷安藏拙日成痠痺無論將來不克大

有所為即何以對此山谷愚民且何以無負師門指授見荅黃孝

廉札有為報先生春睡熟語此大不可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居官者宜晚眠早起頭柳釀嗽二柳視事雖無事亦然庶幾習

慣成性後來猝任繁劇不覺其勞翻為受用長公負文章遭時不

偶憤激而談何必拾其唾餘耶山路崎嶇歷多虎患涉水尤險因

公出門須多帶壯役持鳥槍夾護不可省錢減從自輕民社之身

又不可於途中旅次過行瑣責此輩跟隨亦有可憫御之以禮撫

之以恩二者相需偏倚則害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邑中除去五

患人咸為爾慶我每思及反覺感然李忠定公譬此輩猶痰乘虛

火而生火降水升仍化為精痰與精豈二物而頃刻變化如此天

下無德精而警痰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此後須設法處置

無使數千里外老人魂夢作惡也爾家書屢言辨過軍需並未賠

墊此殊可疑湖南州縣無不賠墊者況爾初任幾戶窮民額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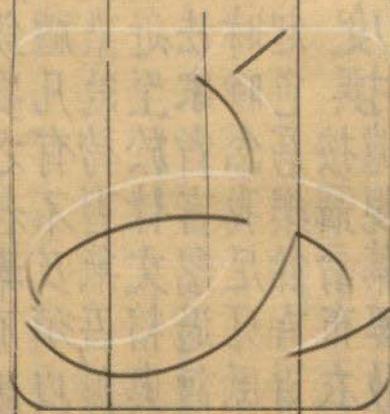
滿二萬又適逢荒歉之歲肯於此時加一分恩全活實多兼可不
誤大件人笑爾迂我心彌喜若云全不賠墊則將取之誰耶若爾
本曲為此言冀寬我心猶為有說爾視我為何如人好消息惡消
息以善養不以祿養彼閭閻中人能分晰言之況八旬鬢眉老翁
哉此後凡遇上司公文關係地方興除須設法行之至萬不能為
而後已大抵自己節省正圖為民興事非以節省為身家計同
一節省其中殊有義利之分如此俸薪須寄回為歲時祭祖用儻
有參罰即不必如數寄母致上欺祖宗且可為辦事疏忽戒養廉
銀兩聽爾為地方使用通邑僅得二社目前即須謀增建窮戚友
亦不宜忽然京師鄉老重修會館此是義舉既有札通知須量力
應荅年誼中曾有以詩文送贈者須有以報之如一時不能不妨
遲致空札告窮苦此最是習氣取人厭罵且非誠心待人之道也
往省見上司有必需衣服須如式製就矯情示儉實非中道知州
去知府尚遠然既屬直隸州即當以知府相待須小心敬奉又不

可違道干求盡所當為而已官廳聚會更屬是非之場大縣遇小縣未免驕氣彼自器小與我何預然切不可以小縣傲之又不可存鄙薄心須如弟之事兄如庶子之待嫡子如鄉裏人上街事請教街上人可否在我斟酌誠能感人謙則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官廳子內不可自立崖岸與人謙則不可隨人嬉笑須澄心靜坐思著地方事務若有要件更須記清原委以便傳呼對答山城不得良幕自辦未為不可但須事留心功過有所考驗更須將錯誤處觸類旁通漸覺過少乃有進步偶有微功益須加勉不可懷歡喜心阻人志氣耳鎮安向來固圍空虛爾到任後頗多禁犯但須如法處治不可存怒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我雖非官醫每入禁視因病痛給以藥物十餘年來地方官因爾通籍不便延我入禁視病然我自樂為之爾母亦親手做丸藥近來益以此為事爾體此意自宜於牢獄盡心山中地廣人稀責令墾荒原屬要著但不時獎勸切不可差役巡查如屬己業不可強令報官有願領執照者即時給付不可使書吏勒索銀錢日積月累以圖功效生童文理晦塞耐煩開導略可取即加獎勸又當出以誠心莊語不可雜一毫戲嫚此二事皆難一時見功須從容為之不可始勤終倦我最愛雷先生與爾書云種子播地自有發生爾在鎮安正播種子時但須播一嘉種俟將來發生耳知是親民官小邑知縣更好親民作得一事民間即沾一事之車尤易感恩古有小

邑知縣實心為民造福一兩事竟血食千百年土人或呼為某爺某公視彼高位顯秩去來若途人者何如哉蒲城羅明府名思者查鄉會年譜都無其人在省契合且多勸勉此最難得宜相處在師友間然不可以此望之人人爾性狷介吾不慮其不親賢慮過以賢望人也州縣中聞亦有曾係中丞公加意者卒望白簡可見大人愛憎至公無私爾蒙格外勉望吾既喜復憂爾能自憂即吾之喜也曾子云涖官不敬非孝也我老矣因爾作官益信此言糟穰之婦布裙荆釵安之若素不致累爾萬水千山來此窮鄉情殊可念當相待以禮凡有不及須以情恕官場面孔毫不宜施鎮安僻陋爾子不致染統袴習氣君無他慮但暇宜課以讀書爾亦藉此得與典籍相近至於律文精奧尤須字字研究中庸所謂憲章即此也詎得以法家者言忽過護送人等囑令到即回家勿聽久雷署聞爾士民時時念我足見風俗淳古我身健尙能復來得觀地方起色為樂餘言爾妻自悉不暇談

右傳李元度撰

按聶翁布衣著有朱氏家訓證釋養正遺規纂要教女遺規纂要樂庵集諸書



易三

易三者沅陵人少學擊劍恣游武漢間爲巨商衛藏已而自謂弗善也改業爲資生計刺船濟行者年三十餘居常德東市賣漿宿旅久之有老人行乞市中日呼易又門求食體潰惡疽臭穢不可近易心哀之日貯盂食以給老人旋求僦居亦內焉老人朝出暮歸蹒跚怪狀室中人皆恨且詈易獨不然居且一年老人病痢糞赤白下雜疽臭益不可近易殷勤候食息無畏色老人夜分呼易曰吾有意子久矣子誠善也吾術可授子吾固不患疽亦不患痢姑試子耳易諦視老人體如常人及視所下赤白糞皆澄清可鏡易心異之老人味爽呼易步東郭高岡授法懷中出所乞食盂取

水祝令沸以短刀置盂水不仆戒曰凡吾術可以醫百病祝水不沸刀不豎不可治卽治不可受人財又不可妄傳人易俯首謝老人忽不見遙聞吾乃張姓云易得術急欲醫人人無與醫者適其穉子患腹痛欲割治妻不宥伺妻出戶潛祝水割腹滌臟積妻突入號踊乃以手覆所割處無迹立愈由是漸醫外人手到輒痊不受酬犒如老人戒凡所治內外證必割必祝水令沸刀令豎乃治焉數十年來病者昇視就盧無虛日四方官貴延治者不遠數千里乾隆庚午五月中丞開公以監司董公言自沅延入府治病易椎魯凡見達官不爲禮又醫無方餌中丞意其野而誕也易徑歸久之府中所治病如其日月之限皆愈中丞異之屬董公再延入

府意酬之也易入府府中人無貴賤男女皆羅拜呼神仙至易出主董公署中丞延一飯不往強乃赴城中官貴單馬攀迎者亦堅不往必治病乃赴中丞酬白金二十兩不受九月初辭署登舟風逆不得去市人知者羣延治病日闕數十人每步履市中如飛觀者擁左右呼易神仙予嘗於友人坐見之古心古貌不苟言笑意所必至徑直無周旋問其年曰八十三矣尙善啖肉食其視病以己手中指診病者額視指輒知病由不待病者言卽不可治不治其可治亦不卽爲方期以遠近輕則摩撫立愈甚則或取各色布歸病者以楮書姓名及生年月日至家祝水一盂卷所取諸病者之布叱符向空焚之卽燼揭病者年月姓名次第以下效之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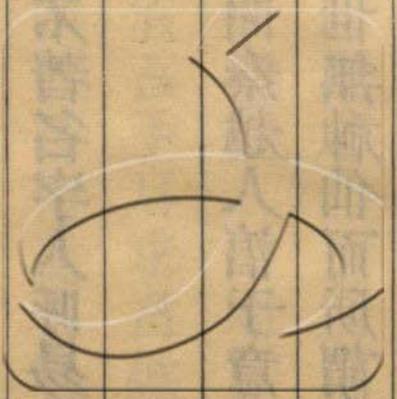
而病者異地告愈其奇驗如此以予所見亦未嘗用割治之方或老而加慎焉董公嘗以繭數束贈爲衣易不能卻又不欲妄受旋以繭爲諸病者代所用之布其所取病者神福胙瘞不食卽食犬亦斃其去來供億爽則資人去則自給而已易語余云吾治病吾不能知有主之者假吾手耳求者誠則驗不則不驗吾藉受人報歲可致巨萬而貧如故吾術非不傳無可傳者吾嘗授宋生生得吾術治制府某公病受制府五十金歸詰之誑應五日死凡吾術必用元神水元神水者赤子之眞可以質幽明無憾者也初老人授易術時遺一孟易歸視之金質重六兩後易父母死薦佛事闕金鑠孟乃得金十兩并資冥薦老人忽一日老人至以鑠孟詰易

易駭老人乃袖出孟曰某日孟至我所仍還子子善寶之今其孟故在易比欲隨老人去老人曰未也待子年入十六再晤耳故易常自計浮生止餘三歲云其奇氣又如此易爲人敦龐堅樸雖出入官貴門不以光寵自矜歸則與子孫安耕鑿有子四人孫十餘人妻亦年八十老不著名字人呼易先生應呼易神仙應卽呼易三亦應

汾浦氏曰以余所聞秦越人宿于意華陀之屬疑好事者附會茲於易三驗之信又世無神仙而所謂老人張姓者果何物邪往讀中州侯朝宗遺文見所爲陳士慶傳事相類然士慶貪財淫色而茲獨否夫嗜欲之累人雖方技猶不得傳況有進於此者哉固宜

世之少傳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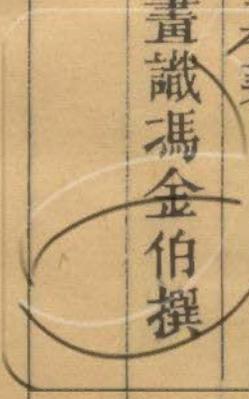
右傳陳益撰



辭崑

同里辭荆山崑善琴善醫尤善寫照秀氣鍾於五指人有醜面羌
無俗筆亦寫生家逸品也然以琴與醫招者輒倒屣而行若以繪
事相索必再四催迫或經歲不能得生平抱潔癖無子嗣其壻茂
椿予族弟也頗傳其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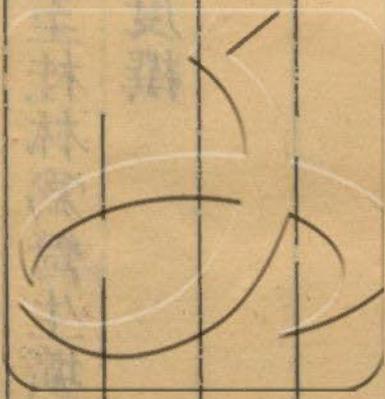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劉詵迪

劉詵迪武岡人少習天文於遁甲風角諸術多所宣究嘗以其學謁陳文恭宏謀宏謀深信之凡莅官處必與俱在湖北時漢上多火災詵迪教於離位別開一術制之火患遂息最後宏謀家居詵迪已老猶遣人舁至桂林爲營生壙著有地理辨疑諸書

右傳李元度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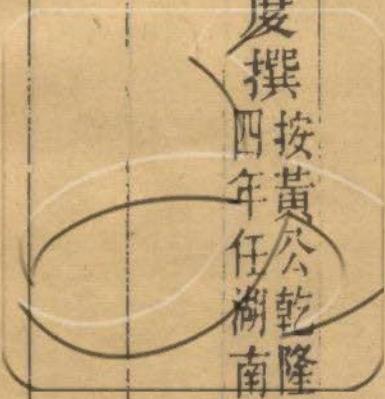
伍纂武陵人精易理卜休咎如響提督黃士簡失金延使卜之曰
金未出署明日必見如日果得於書室東北隅士簡令並卜其人
纂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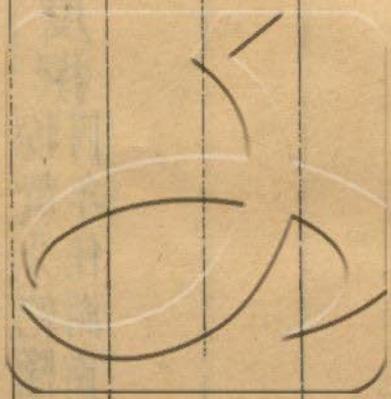
伍纂

伍纂武陵人精易理卜休咎如響提督黃士簡失金延使卜之曰
金未出署明日必見如日果得於書室東北隅士簡令並卜其人
纂不可

右傳李元度撰

按黃公乾隆二十四年任湖南提督





王岫筠

徐道耽

國朝斷硯名手江南首推王岫筠蓋其雄渾精密可意會而不可
言傳也其餘楊龍士謝平邱輩雖各擅所長而瞠乎後矣數年前
友人徐道耽愛余所藏宋搨爭坐帖以岫筠松皮硯易去余愛不
釋手尋爲蔣瑩谿所賞易以南田書冊要時時往來於心目間道
耽精斲硯垂二十年然撫謙性成不欲求白於世世之購道耽研
者往往以爲出岫筠手爭致之昨歲余謂道耽曰君之硯必傳無
疑胡自晦乎道耽躍然曰予於此中三折肱今乃得其天趣間自
作小篆署款人於是知岫筠之後更有岫筠今年春予夢中吟戴
詞安得良田二頃耕之句忽聞啟門聲則道耽牽牛笑贈遂寤翌

日道耽見訪袖中出新治井田硯見示石質之純粹作手之精渾無以復加余與道耽相視而笑未出一言道耽慨然曰是硯也余十年精力之所營而成者也寶劍贈與烈士且願以若農力穡乃亦有秋爲足下勸余揖而受之恍然於夢境之非虛而至寶之是保旣得此乃不復思松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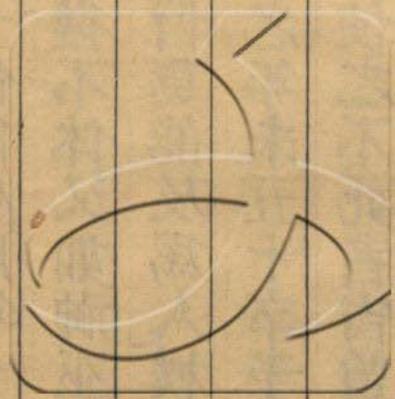
右筆記金捧闔撰

吳省曾

無錫吳省曾字身三善貌人行篋中畫橐如梵夾皆今之士大夫也擷之不相識則已有相識者其人紙上可呼爲予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愨公年九十餘陳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聲咳宛然其用筆如勇將追敵不獲不休又如神巫招亡專攝魂魄蹕絕之能生與性俱弟子數十皆莫能及爲人樸而靜短小面多癍鄉音喃喃不伐其技人多昵之年未五十卒予哀夫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死者省曾也省曾死則天下之人之形皆死故於其葬也哀之以銘銘曰

天畀人容人各不同故曰化工君奪天巧其胡能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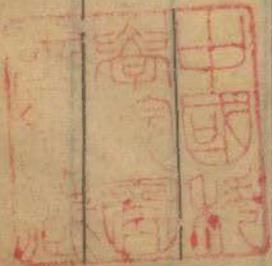
右墓誌銘袁枚撰



彭逢年 劉之餘

彭逢年字對陽武陵人乾隆中貢生聰敏好學經史子集及百家技藝皆徹其要繕輯盈倉所臥小樓四壁皆畫天象於舊圖每有增減兼通醫術邵子皇極數沒時自焚其書又劉之餘龍山人博學工醫喜施濟有貧而病者輒往診之且資以藥餌家故素封坐此中替不憾也母沒嘗露宿墓側一夜有虎至之餘不爲驚而虎亦旋去家人勸之歸不應後以感冒致疾乃昇歸年八十餘卒

右傳李元度撰



古制李天定題

不致去宋人情之...
 中替不...
 學工...
 則...
 對...
 海...

清...手

...之...
...之...



